

工 作 简 报

Work Briefing XIX

第十九期

2020 年 1 月

目 录

【国家重大项目】 NATIONAL KEY PROJECT NEWS.	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研究团队赴香格里拉田野调研.	2
东巴圣地释读翻译并音视频记录国内外东巴古籍藏本.	3
采访三坝东巴祭师们并向其赠送数字化经书.	5
促进会成员发予一线团队的微信摘录.	7
【调研动态】 RESEARCH DYNAMICS.	8
拍摄记录首次恢复的“祭天仪式”.	8
法国东巴古籍收藏地寻踪.	9
滇藏德钦纳西族巴美村寻访东巴祭师.	10
【随感笔记】 FEELING NOTES.	11
《二十年后白地行》高维敬.	11
《经书故事》白枫.	19
《东巴日记》将措.	21
《实习报告》梧飞 (Wolfgang Beer).	25
【公益救助】 PUBLIC WELFARE RESCUE ASSISTANCE.	37
纳西山村医疗救助老东巴祭师.	37
为香格里拉东巴祭司传送关爱.	40
【国际交流】 INTERNATIONAL EXCHANGE.	41
促进会与莱顿大学的学术合作与交流.	41
在荷兰莱顿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调研和洽谈.	44
赴巴塞罗纳世界民族文化博物馆调研及采集东巴古籍藏本.	45
【工作简讯】 WRAP-UP.	46
2019常务理事会议.	46
影视人类学纪录片《盲国萨满》在京放映.	48
纳西族文化的传播者-纪念纳西学学者杨正文 邓戣 (Duncan Poupard)	49
《哀悼信》张旭 (代表北京东巴文化促进会).	51
大英图书馆东巴古籍馆藏资料整理工作.	52
本会与主管机构的汇报会.	52
【学界文摘】 ACADEMIC ARTICLE ABSTRACTS.	53
起源与回归: 纳西族神话与仪式中的死亡与灵魂 孟彻里 (Charles F. Mckhann) 著/李继群 和红灿 译.	53
【漫谈东巴文化】 DONGBA CULTURE.	61
漫谈东巴文化(六)拙朴的雕塑 杨福泉.	61
【社团工作】 SOCIOGROUP WORK.	65
北京市社科联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召开六届五次全委会 姚进.	65
社科联《概览》ADCA 工作回顾.	66
【回音壁】 THE ECHO WALL.	67
中外各界人士对促进会工作的评价摘选 (2019)	67
【ADCA】 Beijing Association of Dongba Culture and Arts.	69
ADCA 致 2020 年新春问候.	69

【国家课题动态】NATIONAL KEY PROJECT NEWS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研究团队 赴香格里拉白地田野调研

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执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至2019年已经持续了第七个年头。这次团队的组员分别来自北京、上海、四川、昆明、德国和英国等不同的地点和国度，但大家的心愿是一致的，都希望在这次释读和调研任务中为抢救东巴文化做出贡献。

2019年8月至9月间，研究团队来到纳西族居住的山村中，再次与习尚洪老东巴祭师在香格里拉东巴圣地开始新一轮的释读工作，参加翻译工作的有专程前来的纳西族专家和尚礼及远程配合团队进行纳西语注音的香港大学教授邓彧。

成员们在有限的时间和特定环境中释读完成了数字采集于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瑞典国立世界文化国家博物馆斯文·赫丁收藏的东巴古籍以及本促进会东巴古籍藏本的释读与翻译，同时实施了多机位的音视频现场实录。

项目组田野调查期间，先后走访了滇藏香格里拉和德钦县等地域的纳西族村落，完成了对东巴古籍国际藏本历史来源的寻踪和确认。



2019 年度执行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团队在香格里拉最高海拔 4000 米的洗脸盆垭口
左起：麦夺措、白枫、高维敬、将措、杜科衡、张旭、梧飞

东巴圣地释读翻译并音视频记录国内外东巴古籍藏本

经本会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部主任邓彧教授的接洽与沟通，由张旭会长代表促进会与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馆长科特·贝尔德先生于 2019 年 3 月 28 日正式签署了学术合作协议。合作内容包括由图书馆数字化其 33 册东巴古籍藏本，然后提供给促进会于年内带给老东巴祭师进行抢救性释读和记录，并将翻译的书目和编目，以数字化形式进行国际研究与共享。

促进会项目研究团队于 2019 年夏季赴香格里拉纳西族三坝乡进行了 20 余日的田野调研，在白地期间，每天请习尚洪东巴提前预习要释读的古籍，再由习东巴现场诵读、纳西族专家和尚礼与纳西学研究者张旭合作，将书中的东巴象形文翻译成较准确清晰的汉语，并通过与英国的纳西语研究专家邓彧教授远程沟通进行纳西注音。



团队释读、翻译和记录采集于莱顿大学的东巴古籍藏本（白枫、高维敬、张旭等摄（2019））

在释读过程中还发现莱顿大学拥有三册非常特殊的东巴手稿，经书是用纳西族东巴象形文字书写，但发音是藏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团队选择了其中的一册请习尚洪东巴吟诵并记录，希望留给今后的研究者深入探讨其与藏文化之间的关系。

团队还精选出有代表性的两册古籍进行了逐字逐句的释读和翻译，由职业公益人程诚（将措）负责汉语速录，并由项目团队负责人张旭做综合文字记录，随后进行统筹整理，最终编译完成编目和内容提要。

视听记录负责人白枫具体指挥三个机位的拍摄，由促进会资深常务理事高维敬和来自德国科隆多媒体设计学院的实习生梧飞完成释读的全过程音视频记录。



张旭、习尚洪东巴、高维敬等在白地对采集于荷兰莱顿大学的东巴古籍进行释读和视听记录 白枫摄（2019）



团队对莱顿大学东巴古籍进行释读和视听记录（左：将措、白枫、高维敬、张旭、习尚洪东巴、梧飞） 麦夺措摄（2019）

采访三坝东巴祭师们并向其赠送数字化经书

东巴文化研究逐渐成了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中的显学，但作为东巴文化创造者和传承者的东巴祭师，人们对他们的认知和关注远远不够。团队在释读期间对生活在东坝日树湾村的习尚洪东巴祭师以及生活在白水台波湾村的和学仁东巴祭师进行了采访。

面对新发现的一套用于纳西族“祭祀祖先”仪式的手稿，75 岁的习尚洪东巴感慨地说，他除了小时候见过一次祭祀祖先仪式之外，从没有见过仪式中使用的经书，直到今天他才第一次亲眼见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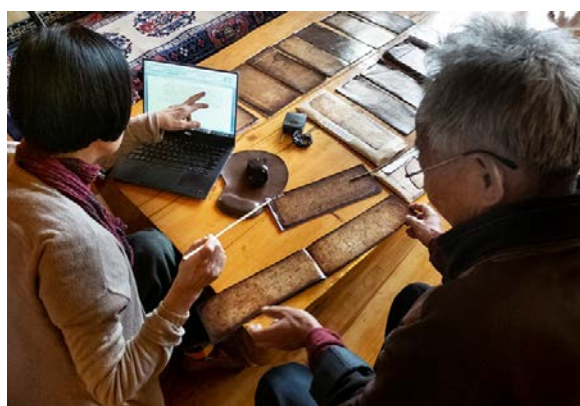
张旭在香格里拉白地采访习尚洪东巴和和学仁东巴 将措摄 (2019)



团队在纳西族白地记录采访习尚洪东巴和和学仁东巴的现场 白枫摄 (2019)

促进会把这套收藏于莱顿大学的东巴经数字版赠送给了习尚洪老东巴，他激动地说，今后他就可以传抄和诵读这套经书，在家乡的族群中传承这个失传很久的重要仪式了。

团队完成对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 30 余册东巴古籍藏本的释读后，发现采集于海外的这些经书大多已经在纳西族地区失传。由于历史原因，东巴祭师没有了经书，这次释读只能通过上辈人或老师的口述传承，再从记忆中逐步回归文字。本会的专项数字化抢救国际东巴古籍藏本及其保护与研究工作的，将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东巴祭师缺少经书而仅凭记忆口传诵经的状态，恢复为用祖传东巴象形文字书写经书并诵读，直接促进了东巴古籍这一“世界记忆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2019 团队工作组照：白枫、高维敬、将措、杜科衡、麦夺措、梧飞、张旭摄



促进会成员发予一线团队的微信摘录

每年张旭会长率小分队救助老东巴，抢救东巴文化，坚持二十多年了。
东巴文化是永恒的，
古籍经书译文是永恒的，
救助民族文化的精神也是永恒的!!!
向前方将士们致敬!!! 雅姐（马雅莎）

@塔尤拉姆 向工作的同事们致敬！大家都辛苦了！思念白水台三坝乡的朋友们和那里的青山绿水。祝愿大家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入秋白水台海拔高，注意保暖。聿的传人（姚进）

㊟前方小分队辛苦了！祝前方团队所有成员中秋快乐！紫气东来（李宁）

@白枫 我特别愿意跟您一起拍摄！姜力

@塔尤拉姆 向工作的同事们致敬！你们今天在白水台看月亮！祝大家节日快乐身体健康！李力

㊟中秋快乐！震（耿小震）

㊟大家中秋快乐！曹立君



北京东巴文化促进会（ADCA）团队在香格里拉白地合影
前排右起：麦夺措、张旭、习尚洪东巴、和尚礼、将措；后排右起：白枫、高维敬、梧飞、杜科衡



【调研动态】 RESEARCH DYNAMICS

拍摄与记录首次恢复的“祭天仪式”

促进会研究团队在香格里拉白地水甲村音视频记录了当地纳西族62年后第一次恢复的祭天仪式，为世人留存下了这段真实的史实。纳西族自称“祭天的族群”，通过祭天仪式，追怀祖先的足迹，凝聚族群的力量。但是自1957年以来，白地纳西族就中断了祭天仪式。这次传统仪式的恢复是纳西族历史的一次大事件。促进会团队完成对这一重要历史性传承的记录，并将数字资料留给水甲村的村民们共享，这是促进会对我国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一次具体实践。团队为激活象形文字经书“古化石”、恢复民俗文化传统做出了贡献。



香格里拉白地水甲村村民的祭天仪式 梧飞摄（2019）

法国东巴古籍收藏地寻踪

2019年9月，促进会项目团队从云南香格里拉赴德钦，到达了一个世纪前亨利·奥尔良王子收藏东巴古籍的地点“茨菇”。沿着当年奥尔良王子马帮的足迹，团队来到今天的德钦县燕门乡巴东村，对国际东巴古籍藏本的来源和收集地域实施调研和考察。同时考察了巴东村茨中天主教堂（原茨古村天主教堂遗址），寻踪1896年间法国探险家在此地收藏东巴古籍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



澜沧江边法国传教士墓地 白枫摄（2019）

通过采访该教堂的马永平神父(藏族)，得知原来被烧掉的茨古（茨菇）教堂比这个迁址再建的茨中教堂的规模大很多。所有中国传教士的派出和殉道者都在巴黎外方传教会有记载。

团队来到当年传教士们和信徒们的墓地，希望能够找到当年帮助法国探险家奥尔良王子收藏东巴经书的那位神父。通过在墓碑照片上的核对，基本的历史脉络可以初步证实。



茨中天主教堂 白枫摄（2019）

来自于这块土地的东巴古籍，目前收藏于法国巴黎语言文化大学，已经由该图书馆进行了数字化，并由促进会团队于2016年带到香格里拉白地，请习阿牛东巴大师的弟子习尚洪东巴对其进行了逐字逐句的释读。

翻译期间，研究团队了解了经文背后隐藏着的神话故事，及其在不同的仪式中体现出来的纳西族本土文化习俗和乡约法规。

相关这段历史的调研和古籍释读研究的论文，将在促进会即将出版的《“世界记忆遗产”东巴古籍国际研究学术论文集》中发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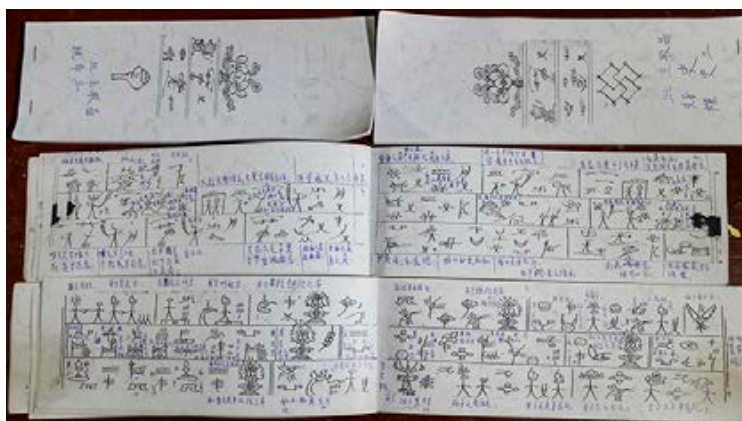
滇藏德钦纳西族巴美村寻访东巴祭师

研究团队还前往位于滇藏边界澜沧江上游的德钦县佛山乡，深入到被藏族村落环绕的纳西族村庄巴美行政村，考察东巴文化的传承情况。巴美纳西人明代被木氏土司派来驻防，从此在藏区繁衍生息。他们不仅说藏语、起藏名，住藏房，还与藏族通婚，也信奉藏传佛教。尽管如此，他们的纳西母语也竟然得以保存。

团队步入路途艰险的深山，山道盘旋而上，虽是水泥路，但陡峭狭窄，紧邻悬崖绝壁。团队在佛山乡政府的支持下，寻访到了巴美村63岁的斯足初比。他作为东巴祭师的后代，曾应邀去过丽江东巴文化研究所学习，可念诵几册东巴经书，目前尚能为村民做很简单的传统仪式。因巴美村地处险峻高山，村中的年轻人大都进城务工，东巴文化的自然传承已经处于极其濒危状态。



巴美村斯足初比（右二）念诵东巴经书 将措摄（2019）



斯足初比标注读音的东巴经书 将措摄（2019）



巴美村藏式的纳西族民居 白枫摄（2019）



促进会研究团队成员在调研途中 阿鲁摄（2019）

【随感笔记】 FEELING NOTES

二十年后白地行

高维敬



这次终于又踏在了白水台层层叠叠的白色石台上，台上的涓涓水流依旧如二十年前一样淡然安静，我知道它已这样静静流淌了千百万年，而二十年的时光却让我从莽撞青年变成年已半百的中年人。白水台，就这样见证着身边风物人情的更迭，也见证着一种生于兹长于兹的独特文化的兴衰，这就是东巴文化。我与这片位于云南西北的神奇土地的不解情缘，也由这神秘的东巴文化而起。

二十四年前，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我在中央电视台《半边天》栏目采访了咱们会长张旭，第一次听张旭讲起她在滇西北丽江迪庆一带所遇到的纳西族东巴文化。我本对纳西族一无所知，但在张旭饶有趣味的讲述中，结合着她所创作的东巴画作，在我眼前展开了一幅关于美丽的丽江和中甸古城，关于古老的纳西民族，关于久远的茶马古道，关于神秘的祭司东巴，关于一种仍被鲜活使用的古老象形文字等等的神奇画面，我被震撼之余也立刻心向往之。

1999年，张旭邀请我去参加丽江国际东巴文化节，对那片神秘土地向往已久的我立刻答应下来。在美丽的雪山脚下，一个远离尘世的古城丽江，果然把我送入了几年前张旭所描述的秘境中。这片神奇土地上的一切与我所到过的内地古镇名胜完全不同，那时的丽江刚刚在地震的伤痛之中复兴，还不像现在这样完全的商业，除了核心地段的四方街是商业街，还有很多原住民的生活区。





穿着披星戴月服装的纳西女性，背着孩子抽水烟晒太阳的纳西男人，牵着驮满物品的马匹的赶马人，敲打着红铜锅具的铜匠，制作着各种生活用品的手艺人，演奏着纳西古乐的一众老者，都在这个没有城墙的古城里从容自在的生存，玉龙雪山上流下的冰雪融化的净水在古城回旋流淌，将这座高原古城滋养得仿佛江南水乡般秀丽。

这次滇西北之行，立刻让我陷入了东巴文化的神奇魅力之中。头戴五页冠的纳西大东巴念诵着东巴经，舞动着手持的法器，祭天，祭署，祭祖先，驱赶鬼魅，其实都是沟通着人与天地自然，传达一种人渴望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愿望，这也正符合现代社会中人与环境的理念。一页页长方形狼毒草纸制作的经书是祖先传承下来，用取于自然界岩石树根研磨成的颜料书写的像天地日月人畜树物的象形文字写就了纳西民族迁徙生存的历史。东巴是祭司，也是大知识分子，千百年来，就是一位位东巴用东巴文写就的东巴经传承着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比如丽江东巴文化节制作的从山顶拉到主会场的长百米的巨幅神路图，其实就是纳西族代代传下来，讲述着纳西族发源自青海高原，从青藏高原一路迁徙到云南四川来的迁徙路线图，这可是纳西族真实的历史记述。

99 丽江举办了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我这才了解到，在国际上，东巴文化其实已经有很多研究者。我参观了当年美国国家地理摄影师洛克的旧居，洛克曾在这里居住了 27 年，并以这里为大本营，在滇川一带考察拍摄和写作，从而让世界开始了解这里。据说，后来《消失的地平线》作者希尔顿就是看到洛克著述中对这里的描写，才一心向往地在小说中写出一个世外桃源香格里拉。而就在这次艺术节之后不久，迪庆中甸就改名叫香格里拉，就是因为《消失的地平线》中香格里拉的描写，太像这里，小说中写到的很多地方，在这里都找了极为相像的地方。

而我和张旭、白枫夫妇、齐宪役就在丽江艺术节后，赶赴迪庆，到中甸的白地，拍摄习阿牛老东巴。

迪庆是藏族自治州，而白地乡，是纳西族聚居地。我第一次来到了白水台。在高原深山里，有这样一处奇特的地貌，也着实令人惊叹。自古纳西人把白水台叫做“仙人遗田”，据说古时候初来的纳西人就是照着白水台的样貌开凿了梯田，耕种粮食才得以生存下来。当时我们就住在了白水台脚下的山庄，在这里，我初见到了纳西族和尚礼老师，当时他正在办摄影展。从和老师的摄影作品中，我见识了更多纳西民族的生存状态，也惊叹于这里环境的壮美。虽地处边陲大山，这里也同样滋养着热爱自己民族文化，已做了太多考察研究工作的本土民族学者。



接下来，我们到达了习阿牛老东巴的家东坝。这是一个隐秘在大山环绕的古老村落，当时还无法全程坐车，到半途就需要换马匹了。丽江迪庆都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城镇。云南深山老林里，行车不便，马是交通运输的唯一工具，马帮也因此流行，马锅头，赶马人带着马队，运输着茶叶和盐等生活必需物资，奔走在山林里，常常冒着暴雨风雪，辗转在崖畔江边等危险地



段，还要冒着强盗土匪的袭击，从滇南茶叶产地到藏地再到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踏出了这条商贸和文化沟通的古老通道——茶马古道。在到三坝的山林间，我们用马驮着装备，时而骑马，时而徒步攀岩，中途还和赶马人一起起火做饭，翻过几道山岭才到达习阿牛东巴家居住的小村庄。小小体验了一把马帮的生活，对茶马古道也有了初级的了解，旅途艰辛但我兴致盎然。

我知道我经历的正是城市生活的我难得的体验，接下来的小村生活更有意思了。日树湾村在一圈很高的山峰环绕之下，东巴说，这一圈山峰是十三位战神，我们在战神的保护之中。小村落共有几十户人家吧，全是单层的木房子，古老油黑的木头房顶常常冒着白烟，是屋内火塘的烟。四周有片片农田和树木，当时是9月份，山里秋色正浓，小村庄安详美丽，我立刻爱上了这个世外桃源。



白枫和高维敬等团队成员拍摄习阿牛东巴和其子东琪在自家院落跳东巴舞蹈 张旭摄（1999）

我们住在了习阿牛老东巴的小儿子家，居住环境很简陋很原始，床就是高台子，没有正经的被褥，我们盖着一些陈旧的毡子垫子羊皮大衣之类，山里的秋天已经很冷了，这样的条件其实很差，我过了一晚就被不知什么毒虫咬了一身十几个大包，痒得我睡不着。夜里上厕所要出门，扒开几头大牦牛穿过去。刚开始我还很畏惧这些庞然大牛，但它们却很安静，很快我也就适应了。居住条件真的很糟糕，但是，我居然立刻安之若素不以为然了，因为，这里的一切都太新鲜太有趣了！

老东巴习阿牛可是远近闻名的大东巴，年轻时就长得很帅，而且，东巴的几种技能里，他大都很擅长很精通，在这次丽江东巴艺术节上，他是上百位到场的大东巴里，年纪最长，擅长的东巴经最多也就是学问最大的，所以大家都尊称他为东巴王！在习阿牛东巴这里，我进一步感受到了古老东巴文化的神秘魅力。习阿牛东巴给我们讲解东巴经，演示舞蹈，展示如何手工造草纸和颜料。东巴在平时不做法事的生活里就是普通的农民，他也要耕田种地、从事各种乡间劳作，我们也都一一拍摄纪录。



笔者（高维敬-摄影者）拍摄习阿牛东巴在麻布上用自制的颜料绘制东巴画（右一白枫）张旭摄（1999）

在小说和好莱坞拍摄的著名电影《消失的地平线》里，描绘了一个远离尘世远离战火的世外桃源——香格里拉，香格里拉除了环境的美好，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和谐，人类的生存与环境的和谐，人类生存社会内部的和谐。香格里拉推崇一种生存哲学就是“适度”，人对人，人对自然，人对知识，人对信仰，推及一切，都是“适度”，适度索取，适度信仰、、、都不要过分，适度就好。这就造就了香格里拉的和谐，任何人，任何团体，任何民族，任何宗教，都能在香格里拉和谐共存。要迪庆说自己是香格里拉最像的原型之地，就是在这一片区域内，藏族，纳西族，彝族，白族，汉族都和谐共处；藏传佛教，东巴教也都和谐共存。三坝这边据说纳西族家庭里小孩子选择宗教，除了打卦之外，简单的就是瘦子信东巴，胖子信佛教。可能是玩笑，但的确反应出这里藏传佛教和东巴教共存的现实。

习阿牛一家也是茶马古道上典型的缩影。家里大儿子就是赶马人，二儿子是农民，三儿子是活佛，小儿子是东巴继承者。活佛就是在丽江著名的翁堆活佛。藏传佛教的活佛是纳西族，也就是说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到了纳西族人家！这在我过往的知识里是不可想象的！我因此曾想要拍摄这一家人的纪录片。

当年那段时光匆匆而过，当我们骑着马趟着泥泞离开东坝时，我竟有些难舍。这趟丽江迪庆的滇西北之行，在我年轻的心里留下深深烙印。我从参加工作开始拍摄旅游节目，到后来自己常常出门旅行，到过了很多地方，而这趟滇西北的东巴文化之旅，是我所有旅行里给我最深影响的一次。我理所当然喜欢上了东巴文化，回来后，立刻被张旭拉下了水，加入了组织——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真的感谢会长张旭，她给我打开了一扇神奇之门，带我进入一个有趣的领域里。

然而，刚踏入工作，我很快陷入自己的奔波生计，虽然也经常参加下组织会议，但没再有机会为促进会做过什么具体工作。没想到时间过得太快了，这一晃，二十年过去！今年夏天，张旭会长计划秋天再去香格里拉拍摄老东巴释读古经书，问了我一下能否参



加，我正好8月份在昆明，有一段空闲时间，而且我忽然意识到今年是2019年，距我1999年和张旭白枫去白地已经整整二十年了！我按捺着自己的激动回答张旭：我要参加！

这样，我终于和张旭、白枫在香格里拉汇合，再次来到自己和他们二十年前一起来过的地方。

二十年让我从青年步入半百的中年，也让张旭、白枫年届花甲白了头发，香格里拉古城也完全改变了样貌。巨大的转经塔下，店铺林立，游人如织；新城也规划整饬一新，处处洋溢着现代社会商业化下的新鲜活力。

白水台增加了木板铺就的步道和台阶，入口处有许多当地妇女牵着马，希望游人可以骑马登山拾级而上，她们也能赚取费用。但我当然要用自己的双脚来攀登，表达自己二十年后见面的激动！白水台依旧，我知道二十年对这亿万年年龄的山体只是一瞬间，而山下的人间却已发生了巨变。远处山窝里的古老村落已多了许多现代化的建筑，山下的路边已多了很多的饭馆与客栈，旅游车辆将很多游人送来，这里已热闹了很多。

我们就住在白水台脚下一个修的像园林的私人客栈，客栈里仿造了白水台一般的层层水池，主要的房间是木屋，还有一些是内部是和都市里的酒店一样现代的客房设施。在这里，我们与和尚礼老师和习尚洪老东巴开始了东巴经卷的释读工作。习尚洪老东巴就是二十年前我们拍摄的东巴王习阿牛的大弟子。这二十年间，习阿牛那代大东巴们都已经故去了，而现代化冲击下几乎再无遥远的秘境，远离都市的山林间的古老村落也同样在现代社会巨大影响之下，年轻人走出来接受现代生活方式，纳西族古老习俗在迅速改变和消失，像习尚洪这样的老东巴已经很少，而且，他们的大东巴身份也已经模糊，因为举行传统东巴仪式的需求已在迅速减少。而在习尚洪这一代大东巴中，像他这样知识丰富，见多识广而且能诵读古籍的智者，也几乎很难找到他人。所以，促进会现在进行的古经卷的释读工作，真的是抢救性质的！

习尚洪老东巴很睿智，促进会带来的绝大多数经书古本他基本都能做释读，而且他走南闯北去过很多地方，所以即使并非他生长的本地语言所著，他也能知晓经书所出的大致地域。习尚洪东巴释读很厉害，但他毕竟也是纳西族农民，讲汉语普通话还是很费劲，这样和尚礼老师的翻译就非常关键了！难得的是，和尚礼老师的足迹踏遍了古今纳西人生活的各个地域，考察研究纳西人的历史迁徙和生存状态。在习东巴用纳西话读出后，和老师就能根据他的理解翻译出来。通过两人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的结合，大多疑难都可以得到解决。这是我们能顺利推进工作的一种幸运。

之前我对东巴经书有过一丁点了解，我知道这些经书多是用在祭祀和驱鬼仪式中的，是很严肃很庄重的内容。但这次释读中，我才认识到，这些古老经卷其实是纳西人的民族史诗，其中有很文学性的内容，有很多《诗经》中常用的比兴手法，故事性也不乏诙谐有趣的手法。我们常听到习东巴在经文里读出一句

“莫莫索莫莫，花花索花花”，同样一句经文经常出现而且听起来很有意思很上口，和老师解释说，这是很多经书故事开头时都会用到的，大意就是“天昏昏地暗暗”，我想到这类似汉族经典《千字文》里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是形容有人类之前的世界



初始的混沌状态，这在世界上很多民族关于世界起源古老传说中都有类似描述，像汉族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西方《圣经》创世纪里世界初始是一片混沌等等。

所以，从这些古老东巴经里，我们能感受到纳西先人和其他民族的祖先对天地自然的理解都是共通的，这就是纳西族的史诗。说到诗，我从释读中发现，像叠词排比这样诗一样文学手法在经文里也是经常出现的。这样经文容易上口，利于流传。“莫莫索莫莫，花花索花花”也立刻成为我们团队成员嘴里常念叨的话了。还有经文里常出现的“做变化”也都变成了我们很不严肃的玩笑。古东巴经文的作者其实也都是文人，都是诗人，他们也运用了很多像汉族经典《诗经》一般的比兴手法，赋予了经文很多生动性和趣味性。这些都是我之前不曾认识到的。工作中我们毫不觉得枯燥，每个人都仿佛在聆听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有趣故事。

经书里的故事是有趣的，但大家的工作仍是十分认真。会长张旭在工作中的执着与精



刁尚洪东巴和张旭研究释读的东巴象形文 笔者摄（2019）

细让我十分敬佩，她不但很早就对每一部要释读的经书做了很多案头准备工作，在释读过程中还是一再做更细的追问和讨论。张会长从事二十多年的东巴文化研究，本人也当然是一位学者了，这得以让释读工作更具学术研究的水准。我看到，白水台当地的村民，基本都认识张旭。我看到，已经进入东巴文化领域三十多年的她，一次次来到这里，还依旧对这里的一切充满着激情。这份激情也无法阻挡地感染着我们每个人。我想，促进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同样感染着张旭的这份激情才迈进促进会之门，迈进这虽然相隔遥远的神秘文化之门的。

白枫在我二十年前那次拍摄中就是我的良师，这次释读拍摄，他仍旧用认真与细致给我和更年轻的团队成员们做出了表率。拍摄工作用到多套不同的摄影机和照相机，还有多套录音设备，以及多套灯光设备，每套设备的电池和脚架又都不相同，白枫每天晚上都要一个人把全部几十块电池充好，把全部存储卡存档并多套备份后格式化，早上工作开始前都要非常认真把这么多十几套设备检查完善，在拍摄中也会除了自己所把持的机位外，一再帮助我们其它机位及时换卡换电池，以令录制的释读内容不致出现间断和纰漏。他有多多年做大型电视晚会和纪录片的经验，可是还是对这在我看来很轻松甚至随意的纪录拍摄仍像重大工作一样细致认真、精益求精，能看出这是他多少年一贯的做人和工作品质！



我知道，有张旭白枫这样的踏实认真的同仁在带领着促进会做着东巴文化的保护工作，这二十年过来，促进会才取得了很多的成绩。



我曾比较消极地看待传统文化的保护，现代利益至上的商业社会，大山里古老村落也都面临着现代化的巨变，年轻人在现代生活方式影响下，不再传承他们认为落后迷信的古老传统。这仍在使用的古老象形文字已经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功能，变成丽江城里摩肩接踵的游客购买的旅游商品。但是，这次白地之行，我欣喜的看到，消失中的传统已在悄然恢复之中。



促进会研究团队拍摄记录习尚洪东巴释读东巴古籍（右起：笔者、习东巴、梧飞、白枫、麦夺措）张旭摄（2019）

刚到白水台第二天，我们就赶上当地水甲村举行祭天仪式。我刚听到还不太以为然，认为是什么旅游节之类的表演项目而已，去了才知道，这次真的是大山里的一个小村子的村民自发搞起的恢复传统的重要仪式！一大早，我们赶到一个群山环绕的河边坝子，远远就听到诵经声，看到香烟缭绕了。祭天仪式已经开始了，我们赶紧拍摄。中间空地上建起一座石头垒起的香台，香台上插着一些东巴文绘画的木牌，前边已摆满米糕水果之类的贡品，边上的煨桑炉里燃着的柏枝冒着浓烈白烟，几个白布裹头的东巴装扮的人手捧东巴经在高声念诵。几十个村民们以家族为单位都在周边临时搭建的阳棚下或坐或立。空地一角已杀好了一头猪，有人在切割猪肉，边上烧着大白铁桶也煮上了肉，巨大的猪头也摆上了香台。大小东巴们按传统祭天仪轨一本本念诵着经书，燃烧柏枝的白烟不时围裹了众人又升上重山之上的天空……中午，生猪肉和煮好的熟肉分至各家阳棚，每家带着各种菜肴开始了午餐。午餐后，村民们穿上民族盛装，手拉手开始跳舞……原来，这是水甲村自 1957 年中断祭天仪式以来，62 年后第一次恢复了。带头诵经的是水甲村的村长，其他几个大小东巴也都是村里的年轻人，他们已经上了一段时间的东巴夜校，已经通过在白水台对面阿明灵洞的加威灵仪式，成为正式的东巴了。我很好奇什么是东巴夜校，村长推过来也在诵经的高大老者，原来他就是东巴夜校的创办者——和学仁东巴。和学仁东巴是习尚洪东巴的好友，他为了能让东巴文化在濒危中传承下去，利用晚上农闲时间在很多村子里免费传授东巴，这就是东巴夜校。而水甲村的村长，也是个有责任感的年轻人，这次就是他带头在水甲村首先恢复了祭天仪式。



水甲村 62 年后第一次恢复的祭天仪式 梧飞摄 (2019)

当然，这也是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看来，现在已经形成了对传统文化保护的良好环境。我想，很快我们就能在很多古老村庄看到我们抢救的这些经书发挥他们原本的作用，这样才能让古老经书得以世代传承下去。释读结束时，促进会送给习尚洪东巴一套复印好的荷兰莱顿大学收藏的经书，老东巴高兴极了，这是他以前仅仅听说过但已经失传了的重要经卷！我们也高兴的看到促进会所做的传承工作已立竿见影的发挥了作用。



这次团队还有几位年轻人，都是二十年前我的年纪，和二十年前的我一样，他们刚刚进入到东巴文化的魅力之中，那些天里我能看到每一个人都充满了兴致和热情，我知道，他们也都兴致勃勃地进入了一扇门，门里新奇的世界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未来呢？和当年的我一样，东巴文化的种子已经在他们心里萌芽了吧。

十来天时间就这样在东巴大神丁巴什罗写就的秘境中匆匆而过，释读工作结束了。我又告别了白水台，回到依旧熙攘奔忙的大都市里，再回首

西南边陲的大山，真觉得那里依然是一处神奇的秘境，我像误入桃花园的人一样，在东巴文化的世界里又惊奇地游逛了一番。我想，不管现代生活方式如何舒适，我们的心灵里永远需要那样一隅秘境。我没有告诉那几个年轻人，我用了二十年才发现，我们很幸运的拥有能随时进入那处秘境的钥匙，这钥匙就是我们的促进会。

(未署名图片由北京东巴文化促进会提供)

经书故事

白枫



这次到滇西北德钦调研时，有一位藏族姑娘问我，你们北京人，为什么来云南抢救东巴文化？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其实以前很多人都这样问过我们。我试着告诉她说，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文化，那是不是太单调了？纳西族东巴文化是与众不同的，它的文字像画，经书里面很多有意思的故事人们现在还不知道。它很可能在不久以后就会消失。我们的工作就是在它从“活着的象形文字”变成博物馆里的“沉睡文化”之前，把这些故事赶紧记录下来。另外，我笑着告诉她，你的问话里“你们北京人”是不够准确的。我们2019年研究团队里有北京人、上海人、四川人、藏族人、德国人，与我们实时网络连线工作的还有一位英国人。

她似懂非懂地哦了一声，好像不得要领。我知道我的回答显然太抽象了，现在需要个具体故事才能让她理解这件事情。于是就给她讲了下面这个东巴经书里的故事：

“啊拉玛仕涅！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座高山，山上长着一棵很老很老的大树。有一天，天边飞来了一只老鹰，落在这棵老树上休息，鹰的爪子刺进了树干，树干折断露出一个虫洞，从洞里爬出了一条小毛虫，小虫爬着爬着就掉在了地面上。恰好地上有两只小鸡在玩耍，见到小虫就争抢起来。小鸡的妈妈们发现自己的孩子们在打架，当然不高兴，立即上前帮忙，于是两只母鸡打了起来。见到自己的妻子在打架，公鸡们生气了，马上参加了战斗。两家邻居的小孩子看见自家的鸡在打架，自然不肯旁观，立刻互相打了起来。孩子的母亲们见了，哪能让孩子吃亏？先是吵嘴，随后就动起手来。丈夫们下工回到家，见两家人早已打得不可开交，怎能不上手参战？于是不由分说，抄起武器就上阵，结果又是一番头破血流。两家干仗的消息在村里传开，很快两个家族的人们也就都知道了，各自都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事情，随之两个族群中凡是能参战的人就都参加了混战。就这样，原本是一个和平的村庄，由此陷入无休止的血腥战争……”



我讲完停了一下，然后对她说，你看，这场战争的起因其实就是一条小小的毛虫。东巴经书用这个故事告诉人们，世界上矛盾的发生其实差不多都是一个道理，都是由很小的事情引起。假如人们一开始就把小毛虫引起的问题摆平，后来村庄里的战争完全可以避免。很多坏事都是因为它还很小的时候没能被处理好，最后发展到不可收拾。古代的东巴大师把许多道理写在经书故事中，让后来的东巴一遍遍念给人们听，是教给他们看待世界的方法。我们这些人做的事情，也就像东巴大师一样，把经书里好多这样的故事和道理记下来，讲给世上更多的人听。

藏族姑娘听我说完点了点头，轻轻地说了一声，真好！我这回相信她是真懂得我们这群人来云南是干什么的了。

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东巴经典藏本 Or26039 里记载了上文这个故事。习尚洪东巴读完这册书告诉我们，在“打压口舌仪式”中要用到这本书，书名是《开坛经》。

我不由地想起我们拍摄的纪录片《回归的东巴经卷》里，习尚洪东巴多年前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这经书啊，里边有很多大道理，是非常教育人的！”



习尚洪东巴祭师讲解经文 白枫摄（2019）

东巴日记

将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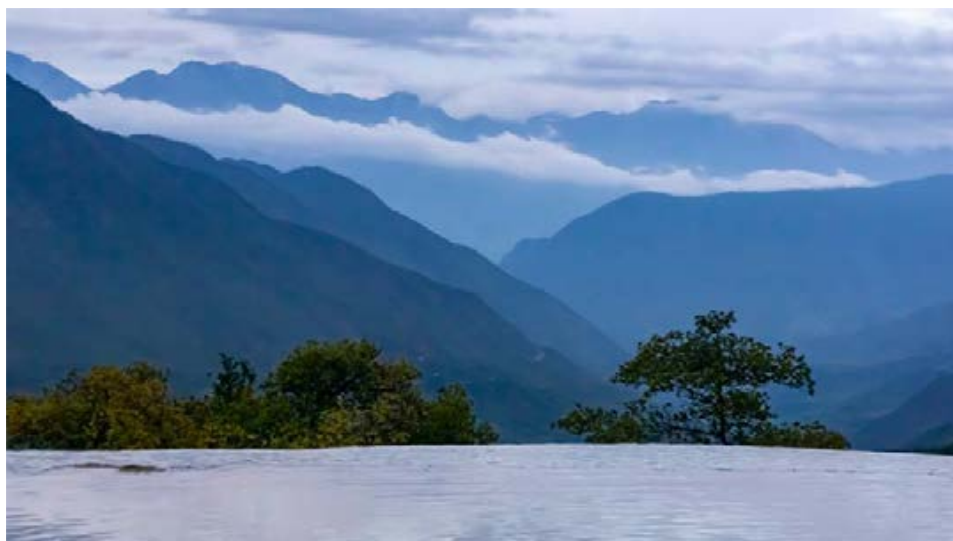
重回白地，对我来说，一切依旧。友人、伙伴、村民、管家、东巴，村庄、草木，所有的一切都感觉从未有陌生感，仿若这里就是前世的故乡。我选择去经历直觉引领的使命，选择去观照内心与东巴民族的奥秘，每天的工作只是平淡而常态化的生活和经历，就如这个乡村的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遵循仪轨，耕田而食。



香格里拉高原草场 白枫摄 (2019)

黄昏

晚餐前，天渐渐变暗，想上白水台看看，与小伙伴们一起上山，看到天边的晚霞 缭绕着惺忪的雾气，映在白水台的梯田泉水中金闪闪，毛茸茸；绚丽多姿，五彩斑斓。梧飞用他的无人机驾驭着所有的美景，常常听到与生态有关的话题，对于人类来说，大自然很公平，越是美的东西，漂亮的画面一定只留给对她尊重且敬畏的有缘人，东巴的文化认为，雪山、湖泊、泉水中存在着世间的神灵，他们与东巴相互敬畏，如果人们对他们不好，一定会有因果。



白水台山水 梧飞摄 (2019)



太极

在荷兰莱顿大学收藏的东巴古籍里记载的古东巴经文里，太极的字面翻译，不同于现在的八卦图，是由灵动的动物所呈现的象形文字。一个四肢的动物既不是鹿，也不是马，充满了灵性和平衡，极富生命力。竖起耳朵，从轻柔的微声到充满张力的喧嚣，从东巴的仪轨中简单的音调到复杂的共鸣，从生命的轮回回到在自然中理解无穷无尽的生态链条，也许这就是太极的本源。东巴经有一段是这样描述的：女占卜师派地下有四个土鬼，把青蛙用弓箭射死了，青蛙半死不活的时候说，我的头是南方，脚是北方，左手东南角，右手东北角，右脚西北角，左脚西南脚，剑是东边和西边，所以画出八卦时，（八卦图里有剑的），必须要用青蛙。所以青蛙活的时候是肚皮朝下的，死的时候是肚皮朝天的。东巴文化与当代文化大的不同在于他的禅度和厚度。



团队工作现场（右起：和尚礼、梧飞、习尚洪东巴、麦夺措、张旭、将措）白枫摄（2019）

仪轨

我们释读的瑞典国立世界文化博物馆及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的东巴古籍中也记录了大量的东巴仪轨，里面有祭自然神的，有大消灾的，有请卜卦师的，有丧葬和超度仪式的，有替鬼还债的。其背后的智慧是万物皆有灵。神本是人之尺规，劬劳功烈，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神灵与人的关系一直是有着不同立场的哲学话题，我们需要有一种新的平衡认知。习尚洪东巴会很多的仪式，尊崇很多的仪轨，在我看来他是大成就者，真正的大知识分子，而他的真实身份，却是东坝村舞蹈非遗的传承人。关注东巴文化的人很多，来来往往看热闹的人也很多，当仪轨慢慢地消逝在生活中时，人与神灵真的能有沟通的媒介吗？

莫莫索莫莫，花花索花花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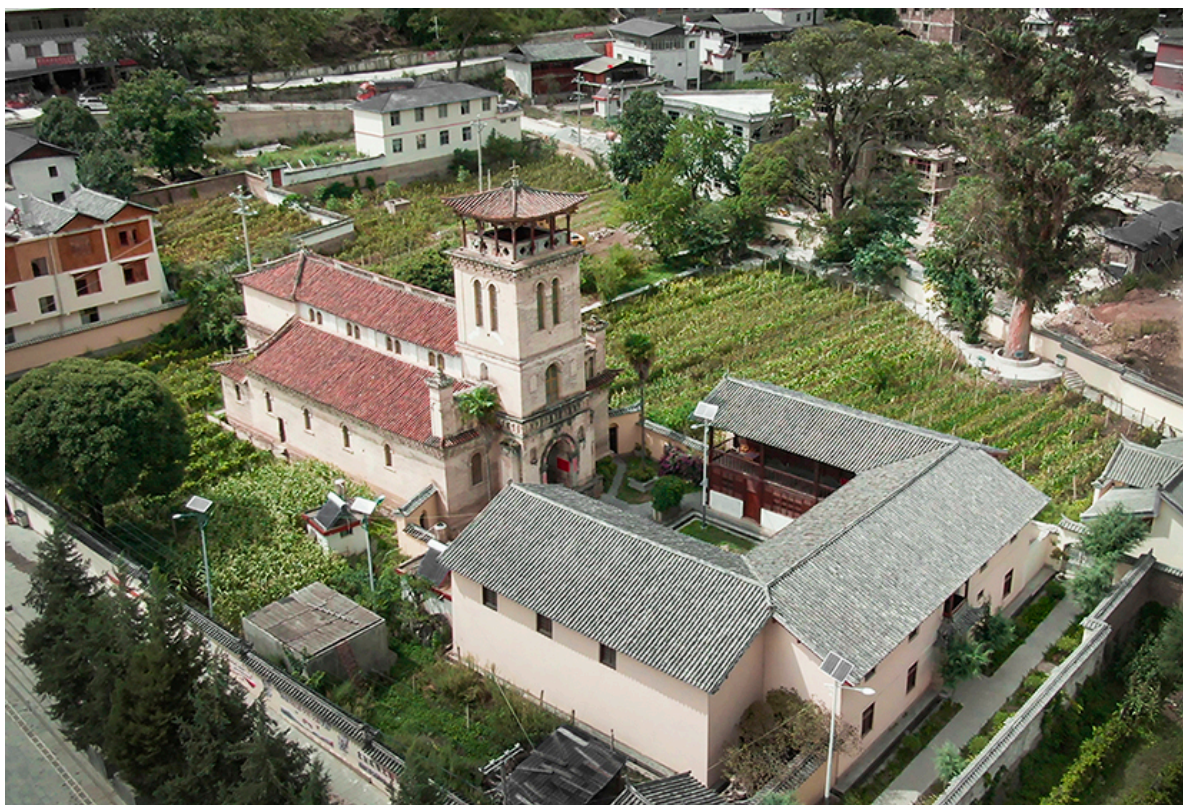
羊儿有心事，半天不吃草

男儿有心事，整夜睡不着



茨菇

在茨中村，来到了一个教会制的法国酒庄。来工作的藏族村民在采摘葡萄的同时，身上挂着十字架，并会定期来做天主教的礼拜。早时这里之所以有“玫瑰蜜”的葡萄品种，是因为天主教堂要做弥撒而由法国传教士从法兰西带来。而如今这个品种在法国早已消逝。当信仰和家族、血缘糅合在一起，成为代际间的一种延续，民族就不是那么重要了。现在的和谐与平静很难想象到一百多年前，这里曾经因为宗教的冲突，发生过举世震惊的“维西教案”。在茨中教堂，我们在教堂的壁画中看到了藏传八宝的图案。马永平是藏族人，却是这里的神父。现在一切都是自然发生，都在平衡的状态里。



茨中教堂俯视 梧飞摄 (2019)

巴美村

斯足初比是当地的东巴传承人，缘于他爷爷原来是当地的老东巴。但父亲已经没有学习东巴文了。文革时期，家里所有的经书全部被烧毁。因为祖上的传承，所以他现在也会做一些简单仪式，整个巴美村 1200 多人里，有 500 多人是纳西族，但他们穿藏衣，戴藏帽，取藏名，说藏话，住藏房，信藏教，娶藏族姑娘。新生儿的民族也自然得改成藏族。每一个人都被安置在一个具体的坐标点上。在这个坐标点，他的全部生活得以构建。斯足初比尝试着努力传承爷爷留下的使命，但有些记忆早已封存在历史的轮回中。



纳西巴美村一隅 张旭摄 (2019)

传承

文化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寻其源头，产生于某个时代，地域，族群。因为环境的差异，文化不见得有当下的适用性，但又因为这种差异存在，文化又可能存在一种对于未来的前瞻性。很多延续了很长时间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在这个时代，在现代文化社会的不经意间，就已濒临消逝的边缘。这是否可以称之为人类进步的代价？但东巴古经文的释读，我们完成得少之又少，又回到了城市生活的龙套中。习东巴说，他特别满足的原因在于他的年龄已经超过了他的父亲，他的徒弟们也在不断地成长。在象形文字中承载着宗教性，承载着叙事性，象征性，艺术性，符号性和图画性，代表着一种语言，一种仪轨，一种对于自然的敬畏及万物皆有灵的自然规律。当古人的智慧还没有完全被吸纳，东巴的智慧还没有被解密，乡村的资源变得匮乏单薄，在缺少信仰和信任的环境里，不正义和不平等反而会使这种价值观固化，也许我们再也无法回到东巴经文中描述的那个唯美世界。会消除病灾，会让祖先的灵魂与逝者相见，会在神山东边用牛来做替身，会有东巴帮着还天的债，还大地的债，还太阳的债，还月亮的债，还石头的债，还土地的债，还河流的债，还山坡的债，还雪山的债，还白天和晚上的债，还四面八方的鬼债。

实习报告

梧 飞 (Wolfgang Beer)

1.简介

作为我学士学位课程的一部分，我于 2019 年 4 月 20 日至 2019 年 10 月 20 日在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ADCA）实习媒体设计师。

ADCA 是一个非政府组织（NGO），负责抢救、记录和保护中国的古代文化遗产。他们的项目是由政府、个人和其他机构的资助计划提供资金。ADCA 及其合作伙伴已经组织过许多国际展览，还制作了多部纪录片，并在法国，中国和德国播出。ADCA 目前正在拯救云南藏族地区的纳西东巴文化。

2.申请程序

作为一名崭露头角的德国媒体设计师，获得实践经验对我来说尤为重要。在科隆多媒体设计学院（Macromedia）学习期间，我在部分模拟的项目中学习了許多基础知识，但现在我想成为该领域的专家。凭借自身的中国多元文化背景，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可以受益的地方。我尝试的第一件事是在多媒体艺术学院职位门户上找到一些可能性。但是，尽管有不少趣的优惠提议，但我没有找到任何可以使用我的中文知识做出有意义贡献的地方。然后，我决定采用不同的行动，打包我的申请文件，然后飞往北京，在那里进行现场申请。这就是我接触 ADCA 的途径，并立即被他们的目标所吸引。我了解到德国的电影项目即将启动，滇藏计划将在夏季开展。在与这个组织的总裁张旭女士和我未来的主管成功面试后，我直接留在了北京开始实习，对东巴古籍数字化平台进行设计工作。

3.实习预期

通过在 ADCA 实习，我看到了一个机会，除了增强专业经验外，还可以拓宽自己的文化视野，并通过电影将这些知识传授给其他人，例如记录滇藏几乎沉浸在文化中人们的生活。我希望将运用的相机、灯光和声音的常规使用和特殊处理，落实于影视项目的实践中。这与在工作室拍摄截然不同，纪录片拍摄者不能受到来自外界众多因素的干扰和影响，这是一个特殊的挑战。

从更深的意义上讲，我想体验中西方之间的互动，以增进相互了解。因为我看到未来在这个领域无论是旅游，工业还是文化，我都有机会参与其中。这次实习可能是我朝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

4.组织说明

要了解 ADCA 的功能，重要的是要了解他们在保护的文化。



4.1 东巴文化

4.1.1 地理和民族文化背景：

东巴文化传统的中心位于中国西南部的云南省，与纳西族息息相关。纳西族生活在云南和四川等地域，介于“金三角”（泰国，老挝和缅甸）和世界屋脊（西藏）之间。

今天仍然住着大约 30 万纳西人。虽然他们属于一个相对较小的民族群体，但由于他们独特的东巴文化，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

几个世纪以来，纳西族大多定居在云南北部山区，位于藏族高原边缘，丽江市是文化经济中心。

纳西族地处浩瀚的长江之源，这个地区把纳西族置于一个由中国、西藏、印度和东南亚文化组成的大熔炉中，与不同相邻文化结合而产生的适应性以及强烈认同感，使纳西族东巴文化非常特殊。

4.1.2 东巴文化的起源

东巴（Dongba）一词，指的是纳西族的万物有灵论及其萨满教，字面意思是世袭继承的“知识渊博的人”。东巴萨满教是天、人、地之间的中介。所有东巴祭师必须精通舞蹈、文学、传统医学和民俗，才能履行算卦师和治疗师的职责。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工作涵盖了艺术、手工艺品、研究、宗教和医学等各个领域。这就是为什么东巴祭师被视为东巴文化的守护者，东巴文化包括宗教艺术，特别是东巴象形文字。这些类似象米罗（Miro）和克莱（Klee）这样的现代艺术家的风格元素的象形文字，不仅吸引了人们的研究兴趣，至今仍展现出很高的美学价值。时至今日，东巴祭师仍然使用这些象形文字来书写仪式中使用的书籍。

4.1.3 东巴文化的意义

东巴手稿最初是用竹笔写在树皮上的，现在主要由自制的纸制成。自 19 世纪末法国传教士将第一批著作带到西方以来，东巴手稿就引起了国际关注。据估计，目前仍有 30,000 册，其中近 10,000 册保存在国际学术机构和博物馆中。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就有 3000 多册手稿。

20 世纪初，汉学家们开始对当时未知的东巴文化产生了兴趣。其中一位是奥地利裔美国人约瑟夫·罗克（Joseph Rock）博士，他被认为是现代纳西学研究的创始人。1922 年，他代表哈佛大学前往中国，首次对丽江周边地区进行了地理，文化和语言进行调查。从那时起，对纳西文化的兴趣稳步上升，最终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和日本建立了几个纳西文化研究中心。

东巴象形文字在纳西族研究中占有非常特殊的位置，因此在当今代表着非常特殊的现象，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象形文字在当代社会中的使用似乎是一种过时的好奇心，但它颠覆了既定的学说，纳西研究的进一步深化甚至可能使人们了解到自身文化的演变。

4.2 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 (ADCA)

ADCA 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其既定目标是抢救和保护中国东巴的文化遗产，并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积极推广东巴的文化艺术和传统。为此，ADCA 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政府、北京市政府和丽江自治政府的支持。ADCA 还把展示和传播东巴文化这一中国乃至全人类的文化遗产视为重要使命。为此，在欧美制作纪录片电影，举办学术演讲和艺术展览，以唤起人们对该文化的兴趣。

ADCA 成立仪式于 1997 年 11 月 28 日举行，引起了学术界，文化界和传媒界的广泛关注。紧随其后的是众多具有独特文化的摄影、纪录片、艺术节和绘画艺术品等的问世，这些放映和展览等，获得了国际上的高度认可。

面对传统东巴文化的消失，加上现代化的发展和日新月异的生存环境，ADCA 的工作的重要步骤是防止这种独特文化完全丧失。ADCA 不仅要保护和发展东巴文化，而且还希望加强中国各同民族的合作与凝聚力。

虽然东巴文化最近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但拯救它的时间却越来越紧。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5. ADCA 当前项目

自 1997 年以来，ADCA 开展了许多项目。其中包括在 2015 年“巴黎中国电影节”上放映并获奖的纪录片《回归的东巴经卷》(Le Retour des Manuscrits Dongba)。该电影讲述了 ADCA 的成员为了寻找收藏在英国的东巴手稿，前往大英图书馆等图书馆，将那里的东巴手稿数字化，然后带给了云南的东巴祭师释读翻译，使经书内容为世人所知。因为现在能读懂这些古老经文的东巴祭师已经所剩无几。

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多数东巴手稿已在中国丢失，因此那些在国外收藏的手稿就具有了不可估量的文化价值。然而，在西方国家，只有很少的科学家知道这些来自中国的古书实际代表了什么。在中国也只有极少数东巴祭师还能够解密这些古老的东巴手稿，因此及时翻译它们更为重要，否则，这些原始手稿的内容将永远是一个谜。

ADCA 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合作，对纳西东巴古籍研究的在线平台进行建设。目的是创建一个世界上保存的所有东巴手稿的数据库，其中包含古籍内容的释读和翻译。此外，象形文字的图像、含义和发音都以电影视听手段记录。这样，世界各地的东巴文化研究者和学生们都可以在没有东巴帮助的情况下，以原始的语调检索和查阅这些手稿和文字。

我们目前的任务是为该平台生成数据。另一个团队将荷兰和瑞典的 42 份完整手稿藏本数字化。我们首先必须要对其进行分类，然后由云南的东巴祭师进行翻译和解释。音视频是用于记录每个单独的象形文字形象和发音，对其发音和含义实施科学地平行记录。该任务的执行必须依照平台建设的规定。记录并已处理的数据将移交给平台的开发人员。

我实习的最重要部分是三周的香格里拉之行。在山的深处，我们参观了纳西人的一个定居点，那里住着东巴祭师，他把获得的东巴手稿手抄本念诵给我们。尽管日程安排非常严格，但是我在工作中仍然获得了很多有趣的经验。

6. 我的实习工作

不同于常规的“朝九晚五”，有明确的工作时间，我的实习是有项目工作时工作高度紧张密集，在项目进行期间，有时必须连续工作 20 天而没有休息和周末。

在我执行项目工作时，要求是按照规定的截止日期完成工作，并且参加定时会议。主要工作是后期剪辑制作。比如，将所有用无人机拍摄的可用片段剪裁并和声音配在一起。这是一个漫长而耗时的过程，可以说我不得不用很多个小时过滤处理和整理几乎所有材料使之能用在项目上。

我的工作另一重点是选择和编辑“工作照片”和处理“文档照片”。在项目作业时，每个人都有义务拍摄工作包括环境的照片，准备将其转发给媒体。比如，有新闻网站一直在发布有关 ADCA 的文章。

此外，我还负责为东巴象形文字手稿的在线平台设计出一个替代方案的任务。由于这些手稿年代久远都已变成黄棕色，几乎各本之间没有差异，很难设计出亮丽页面的方案。因此，我将古老的象形文字手稿页面移到了桌面上，不是将它们分成小块，而是将它们设置为全屏显示，就好像它们就在你面前一样。通过滚动可以“浏览”。这个概念在 iPad 上特别有效。

在下文中，将详细介绍我参与的项目制作。

我在 ADCA 实习期间，参与的工作及时间可分为三个部分：即入门阶段，在德国拍摄纪录片和在云南藏区拍摄东巴手稿的释读及翻译工作。

6.1 实习过程简介

我的实习开始于 2019 年 4 月底，在北京工作了 20 天。这期间我认识并熟悉了了我的上级及同事。他们向我初步介绍了东巴文化和当前的项目，例如正在建设东巴古籍在国际范围内的在线共享平台。此外，他们向我提供了各种相关资料，如 ADCA 拍摄的有关东巴文化的照片、记录片、东巴象形图文手稿和一些文化推广产品，供我了解学习，还提供给我的数本相关的重要书籍和历史文献让我选读。

我的上级要求我的第一步就是了解什么是象形图文，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例如象形文字和岩画的区别。这让我很深的回忆起在科隆多媒体设计学院第 4 期学习时，听布莱登里西(Breidenich)教授的一次演讲中提到的关于研究图文标志的主题。进言之，我应该找到如何把东巴象形文字与当代艺术相融合的感觉和创意。

为此我研究和了解了很多中国艺术家关于东巴文化的作品，包括 ADCA 的创始人和领导人张旭女士的绘画艺术作品。她作为艺术家的名字是东巴语：塔尤拉姆，意思是东巴古籍中的第十八女神。

6.2 德国纪录片项目

纪录片旨在追溯德国和东巴文化之间在历史上的特殊联系，是关于目前柏林国家图书馆收藏的 1000 多册东巴古籍手稿的故事。这些手稿是经约瑟夫·洛克(Joseph Rock)之手从中国带到欧洲的，被认为是现存的最精美的古老文本。

这些古老文本是由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 (Konrad-Adenauer) 和马尔堡的市民们无私的贡献和帮助, 才能从战后的纷乱中拯救下来, 从罗马移置在马尔堡图书馆保存。后在柏林国家图书馆建成之后被转移到那里并存放至今。

为了讲这个故事, 我们走进了德国的过去。参观了与康拉德·阿登纳有关的地点: 位于科尼斯温特的阿登纳故居, 马尔堡小镇, 玛丽亚·拉赫修道院和科隆的老市政厅等。

我们以阿登纳为重点, 注重阿登纳的人生经历, 因此也涉及了德国战后的话题。对至今存留在柏林国家图书馆的精美东巴象形图文手稿的调研与录制, 应该标志着此纪录片的高潮。但是当我们联系拍摄时, 却吃了闭门羹。但尽管如此, ADCA 仍会继续努力达到目的。

6.3 云南藏区调研和拍摄东巴文化

ADCA 的主要项目任务和我实习的最重要领域, 就是将欧洲的数字化东巴象形文手稿提供给东巴祭师释读和翻译, 并将全过程拍摄记录下来。

为此, 我们首先前往海拔近 4000 米的香格里拉, 然后从那里向西藏的方向行进, 驶入高峰叠峦的山区, 去到那里的一个乡村, 访问了 ADCA 寻找到的一位东巴祭师。他的家在德钦自治区, 临界西藏, 但在官方区域划分中仍属云南省行政管辖区。尽管如此, 90% 的当地人口是藏族或纳西族。汉族是那里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 只占当地人口的 1-2%。

我们的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张而严格。总共有 42 册东巴象形文字数字化古籍手稿需要翻译并拍摄录制。预定目标是每天完成 4 册手稿, 结果我们用了两个星期成功拍摄记录了所有手稿。

我每天早上 8:00 开始与团队一起工作, 首先准备拍摄现场。必须重置摄像机、灯光和音响设备等所有附属器材, 以便团队可以在上午 9:00 准时开拍。在这个过程中我主要负责灯光照明和音响记录。

开始拍摄后, 我也被分配作为可独立操作一台设备的摄影师。我在以前所作项目中的训练和曾在 ADCA 的实习让我很有信心。我全心认真投入。拍摄时, 我必须注意东巴手稿的每一页面的质量清晰。但在阅读及翻译时, 东巴祭师往往越读越快并经常翻篇, 所以我必须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调整摄像机。同时, 聆听读音和解释也非常重要, 因为当详细讨论单个象形文字时, 我必须将其图形作为一个细节记录在影片中。

我们采取了一个特定的方法, 将精选的古籍一口气整册读完。东巴祭师手持一根细木棒并用此指示他正在阅读的字符, 而摄影机以最大变焦跟进。东巴来回变换指向时, 拍摄会非常困难而且眼睛和身体都很快会疲劳。如果发现释读的内容不完整, 我可以自行决定进行全景拍摄还是只拍摄对经书进行讨论的对象。每天晚上工作结束后, 都需要拆除设备并传输拍摄录制的文件。

除了这些工作外, 我还经常被派去执行其他任务。例如, 拍摄祭祀礼仪场景及过程或拍摄纳西村庄的日常生活和风景。因此我有机会了解了拍摄现场以外的纳西族村庄。

最后, 我们还剩下一周的时间来记录云南的重要景观和文物, 以表明其与纳西东巴

文化的关系。这是一次非常辛苦的旅行，一路上从没有在晚上睡在同一个地方。我们试图用尽可能多的时间来拍摄当地的文化景观和风俗人情。我使用无人机在山区拍摄地貌和村庄景色，每一个新的地域都是一次新的挑战，我设计了不同的无人机飞行方案，有的效果很好，出人意料！

7. 回顾与思考

总体而言，我对这次实习经历非常满意。我对 NGO 的运作方式有了深刻了解，并在媒体领域学到了很多。我有机会独立从事项目工作并将自己的想法融入其中。由于 ADCA 对我的信任，和我对这工作的兴趣，我从一开始就感觉自己是 ADCA 中的一份子，而且是一名成熟的员工。

我还如愿提高了中文的语言交流技能。这次在中国实习工作时间长 让我见识了中国文化的不同面貌，并与中国同事们融洽相处。尤其在云南的时候，我到处都能看到多样的中国文化，促使自己提升了知识与见解。

我感觉在团队工作气氛很愉快，虽然我有时觉得作为一名西方实习生，我受到了特别的关照。我的同事们都尽任何可能地帮助我，同时，我也可以从他们多年的专业经验中学到许多可贵的东西。

另一方面，我认为可以优化东巴古籍手稿的翻译。我理解到象形文字无法单个清晰定义，解释的空间较大。在拍摄过程中，我总想知道东巴手稿的译本是否完全准确。其中一些东巴手稿的故事已经被戏剧化，以引起人们更多的兴趣和关注。方法之一是请另一位东巴祭师进行翻译比较，因东巴字符的含义可能没有现代语言中定义的那么完好。ADCA 希望建设中的在线平台可以提供澄清翻译问题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项目如此重要。

云南之行和与纳西族的接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看到这些人在那么简单的环境下生活，仍然能找到自己的幸福使我大开眼界。中央政府的宣传海报与纳西村落传统风貌之间的对比，标志着中国总体生活水平的迅速变化。

更让我着迷的是有机会认识仅存的少数东巴祭师之一，因为汉文化的强大源流对其的冲击已经是势在必行。

我可以向所有人充分推荐我在这次实习中获得的经验和知识。这也给了我继续探索世界的动力，它激励着我继续寻找现代社会中正在消失的文化和生活。

我将会很高兴能再次与 ADCA 在德国会面，前去柏林国家图书馆拍摄记录在那里保存的精美东巴象形图文手稿。我相信图书馆的职能是保存和保护知识，而不是将其闭锁，让其沉睡。

8. 实习视觉记录



在我们的村庄上方是一个带有泉水瀑布的巨石，名叫“白水台”。这条河在下游并入长江，这是亚洲最大的河流之一。（梧飞摄）



我们住的那个村子。可看到现代化正如何越来越主导这个画面。（梧飞摄）



人们和动物仍然共享道路。（梧飞摄）



习近平的问候。政府为促进该地区做出了很多努力。用石头建造的新房子的审美可能存在争议。（梧飞摄）



传统木屋的正面和入口。（梧飞摄）



传统纳西族房屋的典型客厅。中间的火塘同时供取暖和做饭。（梧飞摄）



这是习尚洪东巴祭师，旁边是我的上级张旭女士。
他们正在翻译 ADCA 从荷兰采集来的一份东巴手稿。（梧飞摄）



这是本人在工作期间。释读东巴古籍的习东巴穿上了传统的长袍。（麦夺措摄）



我与同事交换了职位。老高正拍摄象形文字古籍，而我在拍摄全景。（白枫摄）



在祭天仪式中，东巴诵读祈祷文。ADCA 团队成员正捕捉和记录这一时刻。（梧飞摄）



祈祷之后的仪式舞蹈。（梧飞摄）



东巴祭师和学仁与纳西族村民们都参加了仪式。（梧飞摄）



一只猪被仪式性地献祭，然后共同食用。在这里可以看到食物由村民分配到各家，我站在汽车的装载平台上。（高维敬摄）



我为在工作中与习东巴建立了良好关系而感到自豪。右边小杜是中医志愿者，他照顾老东巴的健康。



在这里，我和当地一个藏族家族的首领在一起。藏族文化不同于纳西族文化，从典型服装中可以看出，我戴的白色围巾是礼物，也是尊重的标志。（白枫摄）



我们 ADCA 的滇藏香格里拉摄制组（左起：白枫、梧飞(本人)、张旭、高维敬）（和思含摄）



在白水台，我和我的无人机，我的无人机和我。（杜科衡摄）

2019.10 于德国波恩

注：本报告被德国科隆多媒体学院评定为 2019 年度毕业生最佳实习报告

【公益救助】PUBLIC WELFARE RESCUE ASSISTANCE

纳西山村医疗救助老东巴祭师

促进会资深中医药专家赵雪杉医生创办的厚善堂再度为促进会赴一线抢救东巴文化做出真诚奉献。赵医生委派来自北京清华园诊所的杜科衡医生随研究团队而行，这已经是厚善堂连续五年派医生随促进会研究团队到纳西族偏远山区救助老东巴祭师，倾心竭力为他们送去来自首都的医疗医药与深情厚谊。



随团杜科衡医生一到白水台就开始给习尚洪东巴针灸和走罐治疗 高维敬摄（2019）

杜科衡医生与团队一起工作，坚持每天为习尚洪东巴实施针灸、走罐等不同方法的治疗，并给和学仁东巴实施刺血疗法等方法。由于东巴祭师们的病症在治疗中逐步减轻缓解，古籍释读和研究工作高效进展，有力促进了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组再获最新成果。

面对高山乡村医药缺乏，小杜医生对从不同村落前来求医诊病的纳西族村民们有求必应，并对团队中生病和被高海拔缺氧和高原红疹困扰的成员们进行诊疗。



杜科衡医生对和学仁东巴施针刺疗法 张旭摄 (2019)



杜科衡医生为纳西族专家和和尚礼及纳西村民们诊疗 张旭摄 (2019)



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张旭会长授予厚菩堂杜科衡医生荣誉证书



杜科衡医生荣誉证书



为香格里拉东巴祭司传送关爱

2020 年新年快到时，白枫代表促进会为香格里拉的习尚洪东巴寄去了御寒的皮毛冬衣和治疗腰腿疼的膏药等。习东巴今年夏天与团队释读东巴经书时曾感到脚冷，所以这次专门为他寄去了几双厚些的毛袜。张旭联系了习东巴并代表全体会员祝他和全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习尚洪东巴在新年专门从香格里拉纳西山村给张旭打来了电话，说收到促进会寄来的冬衣、袜子和药品等很高兴，特别感谢大家，并祝大家新年好！



白枫在北京邮局填写包裹邮寄单 张旭摄 (2019)



促进会寄给习东巴的厚毛袜。张旭摄 (2019)



今年夏天，促进会研究团队与习尚洪东巴释读东巴古籍朝夕相处，就在团队完成了释读，准备离开白地时，习尚洪东巴递给白枫一张很小的照片。他说，当时他担任村里的生产队长，来办理身份证的人过来时，多给他拍了一张全身的照片，这就成为了他一生中留下的唯一的一张他年轻时的照片。习东巴问白枫能否帮助他放大一小点？照片由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和保存问题，已经很模糊，照片的右边还由于洗印时漏了光，蒙上了一层白雾。白枫小心地将张照片翻拍下来，回到北京后进行精心修版处理，到图文社打印了三张放大的照片。这次一起寄给了习尚洪东巴，希望能帮助他保留下他年轻时仅存的这一珍贵的、也是唯一的形象。

我们促进会所有成员都希望习尚洪东巴能够健康长寿，好更长久地释读东巴象形文古籍和培养后人，将纳西族东巴文化世代传承下去。

【国际交流】INTERNATIONAL EXCHANGE

促进会与莱顿大学的学术合作与交流

2019 年初，经本会学术研究与交流合作部主任邓彧教授接洽沟通，我促进会于 2019 年 3 月 28 日与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签署了为期两年的学术合作协议。合作目的是尽快数字化该图书馆的 33 册东巴古籍藏本，之后由我促进会研究团队带给老东巴祭师进行抢救性释读和记录，并将其翻译成书目和编目，以数字化形式进行国际共享。

促进会研究团队在完成释读任务之后，于 11 月赴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进行学术交流。参加这次学术交流的有莱顿大学图书馆亚洲馆馆长鲍曼博士、中文善本特藏部马日新主任和莱顿大学语言学中心麦可教授、北京东巴文化促进会团队组负责人张旭会长、成员白枫教授和裴珂珑博士。张旭介绍了本促进会在世界范围数字化和释读翻译东巴古籍馆藏的研究成果，以及由研究团队翻译的莱顿大学东巴古籍馆藏的中英文编目。为本次交流活动承担纳西注音翻译和英文编目翻译的是促进会国际学术交流部主任邓彧教授。



与会者就该馆数字化的东巴古籍的释读内容进行交流和研讨。促进会代表将研究团队记录习尚洪东巴释读其馆藏古籍的音视频，展示给图书馆的研究者们，并对馆方提出的诸多感兴趣问题予以了解答。



白枫展示释读东巴古籍音视频记录（右起：鲍曼馆长、白枫教授、马日新主任、麦克教授、裴珂珑博士）张旭摄（2019）



张旭在荷兰莱顿大学与学者们交流研讨东巴古籍的释读和翻译 白枫摄（2019）



张旭代表蓝伟先生将其专著《神奇的纳西东巴文》赠送给图书馆收藏 白枫摄（2019）

莱顿大学图书馆在线报道了这次学术交流与合作：“莱顿大学图书馆在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的支持下，对其 33 册东巴古籍馆藏进行了数字化，并被促进会带给了住在深山中的习尚洪东巴进行了释读。其中一套经书翻译为《祭祀祖先》（源自四川），另一册《分清白石神地与黑石鬼地经》（和力民释读）。东巴的释读和翻译被促进会团队用音视频手段记录下来，包括学术专著《神奇的纳西东巴文》（蓝伟著）都由北京东巴文化促进会张旭会长代表项目组捐赠给了图书馆。图书馆同时收到了习尚洪东巴为释读东巴经馆藏的签名。从长远来看，该项目的进一步发展包括对出版的贡献和数字化馆藏在国际共享平台的远程访问的贡献等。”



习尚洪东巴为莱顿大学释读东巴古籍馆藏签名 ADCA 纪录片光盘 莱顿大学提供该报道图文截图 (2019.11.22)

在荷兰莱顿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调研与洽谈



荷兰莱顿国立民族学博物馆 张旭摄 (2019)

张旭代表促进会和国家项目组与荷兰莱顿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东亚馆馆长丹柯克博士和中国藏品助理馆长方若薇女士举行会谈。博物馆展示了该馆收藏的东巴古籍，并向促进会提供了其具有历史研究价值的重要古籍数字版，即纳西族三大史诗中的创世神话史诗之一《人类起源》，又译为《创世纪》，该册古籍收藏于约 20 年代的云南丽江地区。



荷兰莱顿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收藏的东巴古籍《创世纪》封面



促进会会长张旭女士与博物馆东亚馆馆长丹柯克博士和中国藏品助理馆长方若薇女士会谈研讨 白枫摄 (2109)

博物馆表示将从速数字化其博物馆的 13 册东巴古籍馆藏，并尽快与促进会签署学术合作协议，希望这些经书的内容能早日被纳西族东巴祭师看到并释读。

赴巴塞罗那世界民族文化博物馆调研及采集东巴古籍藏本

同年 11 月，促进会与巴塞罗那世界民族文化博物馆手稿馆收藏部拉蒙内达主任就其东巴古籍馆藏数字化事宜进行了会谈。拉蒙内达先生高度肯定促进会研究团队的工作，认为项目组的成果是非常系统性的艰巨任务，亦非常令人震撼。



张旭女士与拉蒙内达先生探讨数字化其博物馆东巴古籍馆藏 白枫摄（2019）



张旭在巴塞罗那世界民族文化博物馆调研东巴古籍 白枫摄（2019）



数字化东巴古籍馆藏 王昭雯摄（2019）

拉蒙内达先生带领团队参观了其收藏珍品库，他向促进会团队展示了博物馆的东巴古籍馆藏，并授权团队对部分东巴古籍进行了数字化。拉蒙内达主任认为，抢救东巴文化的工作不等人，我们要共同与时间赛跑，让这个数字化合作项目尽量往前推进。

【工作简讯】 WRAP-UP

2019 常务理事会

2019 年 5 月 16 日，促进会在万荷文化硅谷 7 号楼如是文化沙龙会议厅召开常务理事会。内容：

- 1、传达上级主管单位对促进会章程的修改意见并拟本会修改意见；
- 2、出版促进会的国际学术论文集进度；
- 3、讨论与荷兰莱顿大学的学术合作协议，张旭将组织研究团队于 2019 年 8 月赴香格里拉释读该图书馆数字化的东巴古籍馆藏，争取完成翻译古籍的重要内容和研究成果。包括此行邀请厚善堂医生对东巴祭师健康救助活动。宣布团队成员名单；



马雅莎副会长主持常务理事会



张旭会长表述促进会 2019 年的主要工作任务



姚进秘书长兼促进会党支部书记宣读章程修改意见



副秘书长兼责任编辑龙文阐述出版学术论文集概况



常务理事们对各项工作发表各自见解并提出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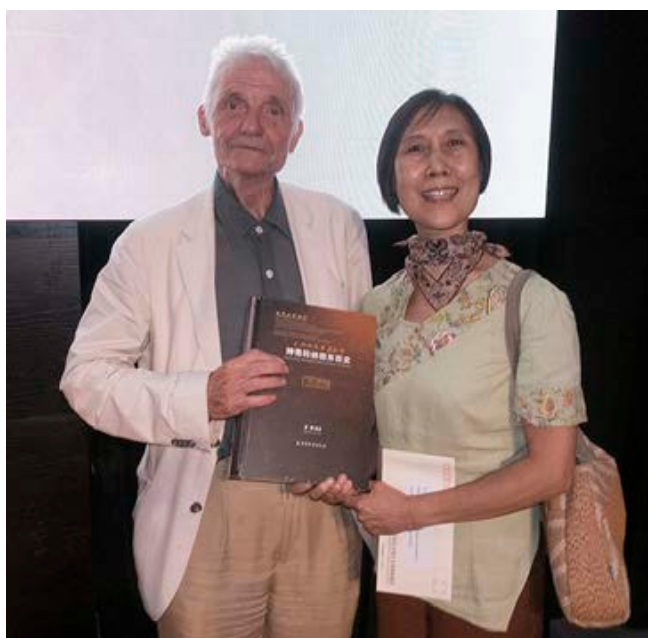
- 1、介绍学术专著《国际东巴经典编目举要》的内容和出版，并针对其涉及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进行研究探讨；
- 2、探索如何操作国际共享平台的运行机制与后期维护；数字化传承东巴文化和共享这一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并讨论面临人力和资金等问题的可行性方案；
- 3、由于 2019 年需要完成学术研究各项成果等工作，促进会决定申请主管局延期换届，拟于 2020 年 5 月召开换届大会。



全体合影

影视人类学纪录片《盲国萨满》在京放映

2019年7月24日，原瑞士苏黎世大学人类学教授兼民族学博物馆馆长、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国际事务顾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记忆遗产’东巴经典传承体系数字化国际共享平台建设研究”特聘外国专家、德国著名纳西学研究学者奥皮茨教授在北京放映了他拍摄的《盲国萨满》。这是一部非常真实的记录尼泊尔萨满教的影视人类学纪录片。223分钟的纪录片让人深切感受到喜马拉雅山区典型的古老文化传统。



奥皮茨教授解释采访 张旭摄（2019） 手持《神奇的纳西东巴文》专著的张旭和奥皮茨 玛娅摄（2019）

纪录片放映后，奥皮茨与观众进行了互动。我代表促进会与奥皮茨教授进行了关于东巴文化学术研究方面的探讨与交流，同时代表蓝伟先生把其捐助给促进会的专著《神奇的纳西东巴文》转送给了奥皮茨教授收藏。

张旭/图文



纳西文化的传播者——纪念纳西学学者杨正文先生

邓彧 (Duncan J P)

来源：民族时报（云南日报报业集团） 发布时间：2019/4/12

<http://www.ynmzsb.cn/hp-nry.aspx?id=18842&from=groupmessage>



左起：邓彧（作者）、张旭（北京东巴文化促进会会长）、习尚洪（东巴祭司）
杨正文（纳西族学者）在香格里拉白地释读采集于法国的东巴古籍 白枫摄（2016）

走进位于独克宗古城外围的香格里拉新华书店，你能看到在一排排“致富经”和唐诗集之间有两三个落满灰尘的书架被用来摆放本地文学书籍。在这些鲜少被人触及的书本之中，你能发现一整面书柜都属于杨正文（他也使用纳西文名字“I dder ga e ue”）及其学术和文学作品。杨正文先生于今年2月辞世，享年77岁。尽管杨先生长期居住在香格里拉边缘遥远的小镇——三坝乡，他仍是当之无愧的香格里拉文坛巨擘。杨先生留下的大量作品，值得我们认真研究，而不是简单将其视为一个几乎快被遗忘的少数民族的边疆文学。

杨先生创作了数卷长篇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小说、史诗，以及探讨云南少数民族本土文化的学术著作。在其不拘一格的写作生涯中，还编写了多部剧本和短篇小说集，甚至还有一部少数民族艺术作品集。虽然他的作品在其生前还未被大众熟知，但其文学成就毫无疑问将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杨先生一生致力于弘扬三坝地区独特的纳西族本土文化，探寻其故乡——白地的东巴文化遗产。白地的纳西文为 Bber Dder，法国藏学家巴库（Jacques Bacot）称其为纳西人的拉萨、“风之王国”。在白地有一个岩洞，据说纳西东巴教的创始人、东巴经典中的大神东巴什罗曾在此居住。用约瑟夫·洛克（Joseph Rock）的话说，这里是“每一位东巴心中著名的朝圣地”。如果说白地是一处圣地，那么杨正文就是这里的一位虔诚“传教者”。

杨正文先生本身不是东巴法师，而是学者和作家，但他拥有良好的纳西族研究以及汉语文史研究背景，能够流利地读写纳西文和中文。我与杨先生于2015年初次见面，当时去他家里讨论我正在研究的一个翻译项目。那时我已经久仰其名，在2009年第一次读到他的纳西族研究论文集时，我就被书中所包含的深刻见解所折服。



初次见面时，他的敏锐才智立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个敢于表达自己想法的人，他拥有丰富的知识和阅历来支撑其幽默诙谐、偶露锋芒的言论。他气度宽广，而且壮志勃勃。那时他买下了一栋农村合作银行的旧楼用来居住，并忙着把一楼改造成东巴文化博物馆。这些当然都是他一个人在干，而且那时他都已经七十多岁了。我去参观时候，那里还只是一堆积满灰尘的奇奇怪怪的东西；但杨老师有他的宏伟计划，他要创建一个地方让人们可以来体验他深爱的传统文化。

除此之外，我知道他还准备写一本东巴故事书，这本身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他计划用东巴文字来写整本书：这件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现代人尝试过。毫无疑问，这将对中国最小的文学门类——用本民族文字书写少数民族文学，做出宝贵的贡献。

这些计划在他生前虽然未能实现，但他保护白地独特文化遗产的雄心壮志，在那些认识他、敬仰他的人的心目中永远不会磨灭。

杨先生的最高成就是两卷本的长篇小说《Dagu aoheng》（达谷敖亨），这部小说是以中文书写的，但似乎以纳西文书名 Ddagv-ahei 来称呼更为贴切，因为他之前一直试图创立一个独特的少数民族小说亚流派——东巴小说。这是杨正文先生推崇的一种文学形式：以东巴修行者为主角的纳西东巴文化故事。我认为杨先生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过程的思考，超越了其自身民族身份的局限，对所有从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人都是有价值的。他创作的故事中最通俗易懂的可能是《三探藏经洞》，这部作品最近在一本庆祝迪庆自治州成立60周年的文学作品集中再版。这个故事描写了一场令人心醉又心碎的历险，让人想起了《达芬奇密码》，在故事中东巴仪式和文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希望能翻译并出版这篇小說的英译版来纪念他。

在2015年，杨正文先生尽管年事已高，还是陪我一起登上了白水台顶。白水台是当地的一处美丽的自然地貌，由白色盐土沉积而成，池水澄澈，俯瞰着三坝谷地和其中的无数村落。这里是东巴文化的泉源，天赐福地。杨老师也许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崇高的精神仍然在那山间梯田上漫步，俯视着他深爱的山谷。他的离去对于全世界的纳西学学者，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的东巴文化而言都是重大的损失。杨正文先生已经去往空中的东巴王国，但他留下了一份伟大的文化遗产，以及又一个促使我们去他的故土 Bber Dder 朝圣的理由：向这位东巴文化圣地的纳西学学者致敬。

在这里请允许我用一句白地当地著名的，也是杨正文先生十分喜爱的纳西族谚语作结：

没到过白地之人



不能算真正东巴



作者简介：

邓戡·普帕德 Duncan Poupard (英国)，北京东巴文化促进会国际学术交流部主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记忆遗产”东巴经典传承体系数字化国际共享平台建设研究特聘外国专家。他的工作侧重于中国少数民族文本的翻译，特别是纳西族文本的翻译，并探讨了翻译中的文化表征和半口述文字的信息传递等主题。他的学术论文曾在《口述传统》《中国现代文学杂志》《尼泊尔和喜马拉雅研究协会杂志》等发表。

 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

哀悼信

惊闻杨正文老师仙逝，我们万分悲痛！

杨正文老师是纳西族具有代表性的作者和学者，他一生光明磊落，正直善良，勤奋不已，成果颇丰。他的离世是我们不可弥补的损失！

杨正文老师与我们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在东巴文化事业上合作二十余年，取得多项优秀业绩。我们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全体成员，对杨正文老师的去世表示沉痛悼念。愿杨正文老师的在天之灵，在东巴神的保佑下，一路顺利返回纳西族祖先居住圣地，永远安息！



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

会长张旭与全体会员哀致

2019-2-9

Beijing Association of Dongba Culture and Arts



杨正文老师、东巴祭司们和促进会成员在香格里拉白地抢救释读东巴古籍 丁春艳、朱宇摄（2013-2014）

本会与主管机构的汇报会

2019年11月12日下午，本会上级主管单位北京广播电视台召集检查汇报会。促进会副会长马雅莎、曹立君；秘书长姚进和财务主管赵学义出席了会议。参会的促进会各级负责人代表促进会汇报了本会多年来执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业绩和成果，同时沟通了党建和财务工作。主管局与促进会交流了2018年的年检工作并提出一些建议。

姚进秘书长将近三年工作进行汇报，其中包括2019年我们继续按照国家要求，加速数字平台的构架，拾遗补阙对重大收藏的进一步追溯，不放弃任何流失海外的经典。以此完善我们在抢救东巴文化的周延性，把课题的最终成果陆续贡献给社会。

2019年8月20日开始，张旭会长带队赴云南香格里拉白地进行田野调查，克服经费紧缺和高原缺氧等困难，成功释读了荷兰莱顿大学（2019年3月采集到）和瑞典世界文化博物馆获得的东巴经卷。最近又采集到一批具有极高历史研究价值的荷兰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和巴塞罗那世界民族文化博物馆的东巴古籍藏本，并面临着新一轮的下乡抢救释读和深入研究的重要任务。

2019年同年，我们继续努力为出版一批高质量的学术经典文献学术成果不断奉献。

大英图书馆东巴古籍馆藏资料整理工作



2019年，北京东巴文化促进会依照与大英图书馆签署的合作备忘录，继续开展对该图书馆东巴古籍馆藏的数字化整理和翻译文字的录入工作。

一．由会员庞文奇对大英图书馆67册东巴古籍进行了数字采集后的调光和调色，包括古籍数据的尺寸和编码等调整工作。

二．由秘书处成员董新泽对13册东巴古籍的纸质汉语翻译进行数字录入工作；

三．由董新泽代表促进会对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研究生进行国际音标录入的短期培训，完成了大英图书馆、哈佛大学和国内图书馆和博物馆的纳西注音录入。



【学界文摘】 Academic Article Abstracts

起源与回归：纳西族神话与仪式中的死亡与灵魂

孟彻里 (Charles F. Mckhann) 著

李继群 和红灿 译

纳西族有着一对兄弟从祖先故居地(明确表明是北方)迁徙而来的人类起源传说,这与中国西南其他藏缅语族的民族是一样的。这对兄弟被命名为氏族(clans)的祖先,他们的子孙后来在中国西南的地域上繁衍。有着类似传说的群体(groups)都会通过葬礼的仪式,让死者的灵魂沿着迁徙的“道路”回到最初的“祖先居住地”。在这篇文章里,笔者将集中讨论起源和分散的象征意义,一方面是祖先回归和社会重新统一的过程,另一方面是纳西传统宗教内部的东西。另外,纳西族葬礼的象征性也说明来自藏族的佛教思想已经融入了纳西族宇宙观。在此过程中,笔者观察了彝族(主要是诺苏)传统与此的相似和不同,以显示区域差异的范围以及可能与社会组织相关联的内容。

一、人类起源神话《崇搬图》

纳西族的东巴典籍《崇搬图》讲述了人类起源的传说。“东巴”是纳西族传统的仪式专家,他们与周边彝族(诺苏)的“毕摩”是比较相似的。他们都会在仪式中吟诵自己书写的文本——一种是象形文字(纳西族东巴),一种是音节文字(彝族毕摩),但信仰的人是分散的,没有等级上(如阶层)或建筑上(如寺院和修道院)将信仰者联系起来的教会和体制结构。这与该地区的汉、普米、纳西、纳/摩梭以及藏族的佛教社区有所不同,如整个康巴藏区都信仰佛教,鸡足山和峨眉山有典型的寺庙群。东巴应该与纳/摩梭、普米的达巴(daba)或安吉(anji,中文叫韩规)更像,只是后者没有自己的文字。[1]《崇班图》神话式地叙述了人间出生的男性祖先崇仁利恩和他的妻子天神之女衬红褒白的起源和迁徙。他们作为故事的两部分结合在一起。《崇搬图》[2]卢神和沈神还没有引领万物之时,到处是混沌的世界。后来,真和实出现,不真和不实也出现。第一代始祖时,男神九兄弟和女神七姐妹没有能够开天辟地。[3]第二代始祖时,男神九兄弟学习了开天的技艺,女神七姐妹学习了辟地的手艺。接下来,他们在居那若罗山的东南西北中五方树立了擎天柱,居那若罗山的头顶住了天、脚踩实了地。[4]万事万物出现以前,声音和气的融合产生出了一股蒸汽和三滴露珠,三滴露珠变成了三个湖。从这些湖里出现了第一个男人——赫史赫忍,他的第八代子孙就是崇仁利恩。崇仁利恩有四兄弟和六姐妹,这些兄弟姐妹互相成婚了。这种行为污染了天地万物。卢神就说:三天之内,山峰将崩塌,山谷将填满,马上就会有洪水。崇仁利恩和他的(乱伦的)兄弟们都祈求卢神能够帮助他们。卢神让崇仁利恩制造了一个结实的鼓(船)并放上所有能用得上的东西,最后只有崇仁利恩在洪水中活了下来。崇仁利恩在一个山顶上着陆了,他渴望能有一个妻子。崇仁利恩没有听从卢神的建议,娶了竖眼睛的漂亮女人,生下松树与橡树、熊与野猪、猴子和雉、蛙和蛇等,又按照卢神的指点,这些人类同父异母的半胞兄弟被送到了树林、草地、小溪和湖泊等荒野。

崇仁利恩又回去娶了天神的另一个女儿，她就是衬红褒白。崇仁利恩完成了一系列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衬红褒白的父亲同意了他们的婚姻并送他们回到人间去，还给了很多嫁妆：牛和羊、骑马和驮马、祭司和萨满，以及所有家畜和作物。他们通过居那若罗山到达了人间，崇仁利恩搭建帐篷，衬红褒白焚香，他们饲养牲畜、种植庄稼，开始了人间的生活。然而，他们很长时间都没有能够怀孕生子，几经周折，才从衬红褒白父母的口中知道要祭祀天和地。他们及时地举行了仪式。九个月之后，衬红褒白生下了三个儿子，三个孩子长到三岁也不会说话。崇仁利恩和衬红褒白又派了蝙蝠和狗上到天界，这回天父天母指导他们要完成最后一个仪式——就是对衬红褒白母亲的兄弟蒙则卡罗的祭祀。^[5]这个最后的仪式完成了。三个儿子开始说话，他们分别使用了纳西语、藏语和白语。最年长的是藏族，他住在上方（拉萨附近），遵循了藏族的信仰。最小的是白族，他住在下方（洱海附近），他遵循了白族的信仰。中间的儿子是纳西族，他就住在中间，他信仰了东巴。这个纳西族的儿子是恩恒诺，他的儿子是诺本普，诺本普的儿子是普本俄，接着是俄高勒，往下是高勒趣。高勒趣和他的妻子有四个儿子，他们后来成为树、叶、梅、禾四个纳西父系氏族的祖先。树和叶留在了一起，后来迁徙到了丽江周边的寒冷高地，梅和禾也没有分开，他们定居在了金沙江沿岸的低地。“父亲走的时候，是跟着儿子走，母亲走的时候，是跟着女儿走。习俗里女人是不能爬上屋顶的。愿崇仁利恩的子孙后代能够长寿和繁荣。”类似的神话在纳西族周边藏缅语族的民族中是常见的。葛维汉（David Graham）^[6]记录了两个诺苏（彝）的洪水故事，都提到了好兄弟和坏兄弟、好船和坏船等。第一个相似点是，那个活下来的好兄弟和他的姐妹都听从了神的旨意和决定：兄妹婚配了。这或许可以理解为彝族诺苏等级内婚的规则。第二点与纳西族神话相似的地方是：人间的男人（最小的儿子）与天女成婚了，他们回到人间以后生养了三个不会说话的儿子，一个报信的麻雀飞到了天上，麻雀听到了天女的父母描述要怎样烧绿竹的竹节，他们照着做了，竹节的大爆炸声吓到了他们的孩子们，孩子们大喊出“这个很烫！”——一个说的是西番语（普米），一个说的是诺苏语（彝），一个说的是汉语。另外，藏族关于人类起源的传说中也包括了一些相同的主题：从天界下来时有梯子连接到了高山，从那里又来到了居住地；从一个原生的蛋中出生；半胞兄弟共存于一个世界（一只猴子和一个恶魔的后代）；以及一对兄弟繁衍了后代。崇仁利恩和衬红褒白的传说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天和地的分割以及万物的生成是宇宙观；物种、人类及一切相关事物的起源是自然观；相邻人群的起源是民族观；仪式规则的制定，特别是强调对天的祭祀与宗教有关；纳西父系氏族的起源，以及父系交错表婚观念的形成等与社会性有关；今天在永宁摩梭中还可以看到的女性权利是性别观念的表达。象征意义上纳西族《崇搬图》的结构与其他的神话一样，它只是重复了一个在连续事件中有些许变化的独特过程——首先是宇宙，然后是自然，最后是社会。正如列维·斯特劳斯（1963）著名的“诞生于一个，出生于两个”（born-from one; born from two）^[7]的难题，其所隐含的分歧是永远无法破解的。通过使用中介符号，这个结构自我向后重叠，这样，联合体（unity）和回归就构成了终极的过程。我们也可以从地理特征上来理解这个神话。居那若罗山，约瑟夫·洛克（Joseph Rock）和其他学者将其定义为须弥山或冈底斯山，这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在这里人类遇见了天神，天神的女儿成为纳西人祖先的妻子。纳西人祖先的故居地是在高山底部，从这里四个父系氏族往南迁徙到了金沙江边。源头在高处和北方的说法是与这个区域的实际地理相符合的。所有的大江都是从北往南流的，在东巴象形文字中的“北”和“南”就与江河的“头”和“尾”相对应。《崇搬图》的神话定位了空间轴和时间轴：高处和北方指的是神、祖先和过去，而低处和南方是与鬼、人类和



现在相关联。从逻辑上讲，过去往下和往南的迁徙迫使现在转回往上和往北，这也正是传统的纳西族葬礼所要做的：死者的灵魂要沿着祖先的迁徙路线回到故居地，也就是崇仁利恩搭建了帐篷和衬红褒白为天神焚香的地方。在东巴典籍中，这个地方称为“余兹不禄卡”，字面上的意思是祖先居住和放牧牦牛的地方。[8]

在早期的一篇文章中，[9]笔者探讨了纳西族祖先迁徙和祖先迁徙路线的观念——是作为民族的历史和神圣的地域出现的——同时对照了纳西族族称得以确定后的官方和半官方历史，笔者认为迁徙的观念使得民族和国家的对话成为可能，前者是用亲属关系的方式来表述，后者认为不同的族群群体是有一个主要的来源——古羌人（古羌族）——它一直在“自然”统一和基本上永恒的民族国家内部。当然，也有一些超越国家的讨论反对以上的说法。

二、祖先之路

地理空间在大多数东巴教仪式中都是重要的构成。高山和河流、峭壁和峡谷、草地和森林、岩石和泉水都有神灵，所以整个景观被认为是由一系列积极和消极的超自然力量所孕育的。每个村子都有山神，每年都要对它进行献祭，主要在水源所在地（主要在春天）对署（shvq）的献祭（那伽 nagas，藏族的 klu，普米的 lwejabu）。[10]与祖先有关的空间概念与一般意义的地理空间是不一样的，它是线性的：从祖先故居地到现在每个家庭的居住地之间有明确的点——这些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或者更多的子孙曾经的定居点。这些点就构成了祖先之路。这种说法普遍存在于其他藏缅语族的群体中，如彝、普米和傈僳。[11]纳西族祖先之路最明显的物质代表就是在葬礼中使用的神路图（纳西语音译“恒日皮”）。纳西族葬礼的结构和内容依据死者的身份有所不同——年龄、性别、财富、阶层和死亡方式等的不同，仪式会有差异——但是都用神路图来标示死者的灵魂离开的路径。多数的神路图是绘制在麻布卷轴上的，大约有 0.3 米宽，10~12 米长，描绘了地狱、人间和天堂的各种阶段。纳西族《神路图》与藏族的“六道轮回”有着相近的含义，只是神路图是线性的结构，而且它也缺少了阎摩（死亡之神）周边的人物。在佛教的观念里，恶魔、恶鬼、畜生、人类、半神和神是六种主要的生命形式，纳西族《神路图》也包括了这六个分类的代表，但他们被描绘成是连续性的“领域”（realms），而不是某种“状态”（modes）。这也反映出纳西族轻视和缺少轮回的观念：一个人去世后，他或她的灵魂去往了祖先的故居地，并且原则上是待在了那儿。[12]在一些地方，东巴使用一根白麻布来代替《神路图》，他们会说卷轴的佛教插画是后面才加进入的。[13]下一部分将详细讲述这些仪式的细节。在纳西族传统的葬礼上，神路图是用杆子固定在棺材顶上的，而神柱则是远离棺材从死者灵魂必须通过的祖先之路的方向上伸出的。也就是说，死者马上从地狱“升到”了天堂，也从当下“回到”了过去。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对大多数纳西人来说这意味着“北”向的旅行，而这在东巴的仪式和宇宙观中，是一个神和恶魔、祖先与现世的人、北方与南方的普遍对立。在整个纳西族地区，祖先之路的观念是基本一致的。大家都相信祖先从一定的故居地迁徙而来，迁徙路线上的一系列地名都被记录下来了，有的是百余个地名甚至更多。[14]东巴/达巴在送走死者灵魂的时候，会特别交代要仔细听他们念诵的各个地名，并且睁着眼睛，这样就不会迷失方向了。还要指示死者不要留恋这些地方，也不用在行程中感到害怕。当然，他们也要保证死者能够得到他所需要的一切，如衣物、食物、马匹等。一切准备就绪，东巴/达巴就会念诵清单。清单上的地名经常是对当地地理特征的描述，比如河流、山峰、特别颜色悬崖，这些特征能够唤起清晰的视觉和听觉图像。[15]洛克[16]在葬礼典籍的翻译中指出：灵魂穿越回祖先故居地



时，也将再次经历人在活着时的地方和事件。在典籍中，这些经历以程序化的形式出现：当你 12 或 13 岁的时候，你与其他男孩子（不同的文本是用于女人的）吵架，玩野生动物，或者放狗去追捕野生动物，你玩白黑的鹅卵石，骑上用竹子做的小马驹。当你 25 岁的时候，你在山谷中砍绿竹，用竹子取水；在夏天雨季来临前建盖房屋，砍伐木头，劈开木头做木瓦和甲板；设置捕猎野生动物的套子；在高山牧场上放羊。你犁耕土地，并且与你的妻子在竹席上做爱，你们就像马和它的鬃、牦牛和它的角、羊和它的毛、野猪和它的尖牙一样亲密地生活在一起。当你 45 岁的时候，你和你的朋友吃美味的食物、喝甘醇的酒，当你饿了就能用筷子吃东西，你将捣碎的核桃、盐巴和酥油放进你的茶里。只要是你踏足过的地方，你将再次去往。[17]所有的纳西族都认同“祖先故居的土地”上有雄伟的山，这座山位于北方。在东巴的传统中，这座高山被称为“居那若罗山”（什罗山），永宁达巴称之为“司布阿拉瓦”（Sibu'alawa）。[18]两位纳西宗教研究奠基人的西方学者——约瑟夫·洛克和安东尼·杰克逊——都认为这座山是著名的藏族神山，即位于西藏西南部的冈底斯山（印度教的须弥山）。[19]当地的纳西和汉族学者则说这个地方更接近于贡嘎雪山（7556 米），贡嘎雪山是在成都西南 250 公里外的西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20]两者都可能是对的。洛克和杰克逊有说服力的证据在于东巴信仰和仪式系统都来源于藏传佛教和前佛教（苯教）传统。当然，居那若罗山的名字支持了以下的说法：“什罗”是东巴教创始人的名字——丁巴什罗。洛克论证说“什罗”也是“苯”教的建立者，来自西藏西南部冈底斯山周边某个地方的“敦巴（尊者）辛饶米沃”。[21]另外，也有大量的证据显示纳西东巴和摩梭达巴将贡嘎山隐喻为（如果不是完全等同于）冈底斯山。作为祖先之路“最近”结点的地名能与已知的地方相对应，而更远、更多的地名就变得模糊了，最终他们汇聚在了四川省西南部的水洛河山谷。第三个候选是笔者在到达亚丁山（6032 米）后浮现出来的。亚丁山位于木里县和稻城县的边界，也被当成是贡嘎山的一部分，前去朝圣这座山的人很多。亚丁山最接近于纳西/摩梭祖先之路上已知的点。对当地纳西和藏（Prmi）人的调查得知，整个水洛河下游和东依河河谷的人都认同这座山的三个主要山峰代表了三个兄弟族群——藏、纳西和汉——与上面所讲的纳西创世纪神话有些相似。永宁的摩梭或纳西关于人类起源的传说稍微有所不同。多数摩梭人强调的是母系血统，他们认同六个原始的母系氏族（尔）——西、胡、牙、峨、布、搓——最后面的两个据说已经消失。[22]摩梭人认为他们的祖先故居地是北方的“司布阿拉瓦”，但是在如何迁徙和什么时候迁徙到现在居住的永宁附近等问题上有分歧：一种观点[23]认为六个氏族是依序到达永宁的；另一种观点[24]认为六个氏族是分成了三对——西和胡、牙和峨、布和搓（有些像纳西的故事），他们在不同时间、走了不同的道路到达永宁。流传至今的两对氏族的送魂过程证明了这一点。纳西和摩梭社会对原始的“氏族”（clans）是有争议的。如今氏族的群体仅仅是一个名称。东巴、达巴和很多年长的人都认为，氏族是特殊世系的认同，但是这种认同已经没有能够贡献任何功能性的价值，比如在婚姻、财产权等方面。氏族的认同主要与正式的家谱、特定世系的祖先之路以及神话般的过去之间建立了连接。从这层意义上讲，亲属观念和地理（以道路的形式）都是类似的比喻，其主要功能是解释目前群体的多样性，是从以前的完整统一中发展来的。这些比喻之间的联系也明确了氏族都有特定的丧葬场所。按照达巴的传统，永宁地区摩梭人的四个主要母系氏族，每一个都有自己社区性的丧葬场所，火葬后死者的骨灰会得到安置，其四个安置点位于当地四座山的侧翼。这种火葬后将死者遗骸清理到位于祖先之路方向上特定山洞的做法，是与纳西人相一致的。[25]



三、纳西传统葬礼

大部分的纳西族居住在云南西北部的区域，这个区域受汉文化的影响很深。纳西文化中有很多汉文化的标志，比如人死后埋葬在家庭的墓地里，墓地的位置也讲究风水，服丧的人穿着白色，葬礼中为死者奏乐等——这些已经延续了几百年。但是，还有一些地方，包括四川省木里县西部的遥远山谷，都还保留有相对“传统”的葬礼。笔者于 1996 年、2006 年和 2009 年前往那里开展田野调查，并于 2006 年参加了鹰背村（Eagleback Village）[26]的葬礼。鹰背是“送到祖先故居地”原则外的一个例子。村落是在明（1368-1644）末时形成的，这里是丽江纳西首领（土司）木增（1587-1646）的管辖地，木增为了保卫丽江北部边境派驻军队到此。所以，这里最早的村民都来自丽江盆地（150 公里南），他们保留的语言比周边北部纳西方言更接近丽江地区方言。[27]由于这种迁徙的历史，鹰背的村民首先要把他们死者灵魂送往西部的丽江，然后再“转回来”向北送。[28]2006 年 3 月，一名 57 岁的男性在村落附近高山上砍柴回家途中从悬崖上跌落下来。凶死是一种凶兆，更加不幸的是他们家很穷，而他是家庭里唯一的成年男性劳动力。通常，笔者被告知一个男人的葬礼在五天里有五个仪式，但是这个葬礼从一开始就多了一个仪式。由于他是凶死，他被视为是一个麻烦（troubled），可能惊扰了一些精灵（spirit），然而，他的家庭经济不能承担所有的处理方式，东巴还是将两个仪式合并了一下。尽管如此，葬礼还是进行了四天，大米、自制的黄酒和白酒、四头奶牛和十几头山羊都是牺牲，这些东西最后被前来参加仪式的哀悼者们吃掉了。三个资深的东巴主持了仪式，还有几个年轻人在帮忙。他们的回报是肉、酒、香烟和手织的麻布。整个过程是一笔大花费。六个仪式如下：第一天，为凶死者（Derq Zee）；第二天，为勇敢者（DdaiqNgv）；第三天，求长寿（ZeesherqNgvl），分享死者的财富（NeineiSher）；第四天，开路经（ReeGvBei），献祭家神（SeelKv）。人们找到死者尸体的第二天早晨，东巴去往找到尸体的地方，并主持仪式送死者痛苦的灵魂回到村落里。尸体拉回来后，人们清洗尸体，搽上酥油，捆绑成卷曲的姿势，并缝进麻布袋子里。盖上死者生前最好的袍子、装钱的腰带和帽子。尸体被放置在靠近火塘的休息平台上——这是命名仪式时母亲和她的新生儿躺着的地方。[29]旁边还有死者的其他私人物品——烟筒、枪和拐杖——桌子上还放着肉、酒、动物油、酥油、酥油灯和香，桌子腿上还绑着一簇编织的绳子。每一次有动物献牲，就再绑上一条绳子，所以在四天以后，这个桌子腿上已经有了 20 多条绳子。从尸体上延伸出来的是一个素的麻布，这是《神路图》的简单版，麻布将延伸到椽子，穿过烟囱一直到屋顶，屋顶上还有一个象征着居那若罗山的祭祀场，从那里将一直到达天堂和想象中的佛国。凶死鬼（Derq）是没有头的鬼，葬礼的第一个仪式就是先把这些鬼赶走。东巴用柳条编了一个凶死鬼和马的象征物立在院子里。供奉给它血和炒过的谷物后，每一个家户的成员都将一个柳条编成的箍拿去碰一下鬼的象征物，并把箍放在它身上，这种行为象征着已经将凶死鬼带来的不干净除去。其中一个东巴还用瓢舀水洗洗头 and 手。这个仪式结束后，两个年轻人扮演了士兵的角色将“凶死鬼”拽出丢到村子外。凶死鬼的象征物被丢弃到村尾的河边时，一头小猪成为替代物，人们刺死小猪并用石头砸。第二天是“为勇敢者”的仪式。房子的屋顶上建造了更多祖先之路的详细模型。如制作了牛头的“冷臭鬼”（leiqchel）面偶。它会用链子将死者的灵魂捆住并锁在铁笼里。东巴要把死者的灵魂安全释放出来，然后在吟诵中引领灵魂穿过地狱的不同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冷臭鬼”监管——母牛、山羊、公牛、老虎、麝香鹿、青蛙、鹤和其他一些。灵魂接着会通过五方神统治的人的领域，最后到达圣境，那里有“居那若



罗山”和“哈依巴达则”(Hayi bada zzer)。第三天是“求长寿”和“分享死者财富”的仪式。死者的财富是用白麻布、麻的衣服、彩色编织绑腿以及另外一些属于死者的衣物类物品来象征的。东巴要为死者的所有后代祈福，然后用取自“哈依巴达则”的水来保佑他们。这天下午，在院子外树立了一根高高的杆子，在这段时间以及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死者的灵魂会在人间和神域之间来回移动，意味着它不愿离开生活的世界。杆子顶上的旗子是在白天、油灯是在晚上帮助灵魂在来来回回间找到他们的路。最后一天，尸体被置于四方的棺材里，摆放在院子，旁边有一些贡品，祖先之路的模型又一次被搭建起来，只是这次死者将踏上更远的旅途。摆上更多的贡品后，东巴吟诵的是《开路经》，经文里就包括了祖先之路的各个地名。最后，棺材被抬到了火化场，死者的女儿们和其他一些较为亲近的后代在后面哀号，他们没有进入火化场，在入口处就转回去了。由于凶死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所以简化了很多过程。在火化场里，人们将尸体从棺材中拿出了，放置在柴火堆上，倒上油，然后点燃。在火葬场的边上有一棵很多叉的老树，这是人界和天界之间的许愿树“哈依巴达则”，挂着破旧的衣服、毛毯和其他一些从这条路上离去的死者的个人用品。

最后一个仪式，笔者没有参加，这是在晚上回到家屋里才举行的仪式——祭献家神。这个仪式是经常进行的，特别是家屋里有人加入或离开时，如出生、结婚和死亡。当这个仪式结合到葬礼中时，它的主要目的就是保护家庭的其他成员。家人们对死者的牵挂会将他们自己的灵魂置于危险境地。也就是说，死者的灵魂离开并去往了祖先的故居地时，死者家属的灵魂有可能会被吸引，家屋神就会出来阻止，保护他们。

四、结论

总之，纳西族的创世纪神话与葬礼假定了一个起源与回归的过程，它其实是关于神与人、天与地、祖先与活着的人、妻方和夫方的隐喻性关系连接。云南北部和四川西部纳西族的葬礼完整记录了这一切。在祖先之路的概念里，时间是在空间的隐喻中表达的，死亡并不是进入未知，而是回到了熟悉的地方的旅程。这条路漫长而危险，每一次的努力都是为了给逝者提供安全和舒适。然而，这一过程也是对活着的人的严重威胁，需要小心地处理整个过程，才能确保死者的灵魂最终回到祖先的故居地。

注释及参考文献：

[1]有两个有趣的列子，一个是云南宁蒗县的普米，他们韩规的经书是用普米语读，但是使用了藏文的书写；一个是在云南维西县北部傈僳族的仪式主持者，他们在二十世纪早期有意识地发明了一种文字，傈僳的这种文字是音节文字，与彝族毕摩的文字以及纳西东巴较少使用的音节文字哥巴文是很相像的。一般来说，在这一地区，自己拥有了关于仪式的经书就会显得比较权威。由于傈僳族在不到一百年前就发明了文字，周边其他的群体通过传说他们的文字遗失了，显示出一种关于文字的“嫉妒”(script envy)，纳/摩梭的达巴就说他们使用过文字，这种文字是书写在兽皮上的，但是他们在遇到饥荒的时候不得不吃掉了所有文字的兽皮。

[2]关于《崇搬图》的简化版是参考了以下文献：①Heyunca 1986:La Leeq Coq Bber Co Zzoq [The Migration of Coq,from the Wind Ceremone Texts].YSSMGZCGB 1986:151-279. ②和志武，1993，《纳西经选译》，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巴文化研究室。③Rock,J.F.1935.The Story of the Flood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Mo-so (Na-khi) Tribe.West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Journal 7:64-80. ④ Rock J.F.1948.TheMuan Bpo Ceremony Monumenta Serica ,Vol,13. ⑤ Rock ,J.F.1952.TheNa-khi Naga Cult and Related Ceremonies (2 part).Roma: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te (Serie Ori-entale Roma, 4:1-2)。另一个有解释性说明的更完整版本可参见 McKhann.C.1992.Fleshing Out the Bones:Kinship and Cosmology in Naqxi Religion .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higcago。由于篇幅的原因,译者进一步简化了内容。——译者著。

[3]神的九兄弟和神女七姐妹只有一个集体的名字, PvlagGgvl Beiggv (男神+九+兄弟)和 Laqmil sher meihei (女神+七+姐妹)相对应。联系到宇宙的建立,他们的功劳就与“开天”和“辟地”相对应。这些神与汉族的造物神也有相对应的存在,伏羲和女娲,男性和女性的神被认为创造了宇宙,他们被描绘成手持木匠的“规”和“矩”。纳西族里有另一个故事解释了山的形成,是说有七个姐妹努力造的土地比九个偷懒的兄弟造出来的天要大,天和地缝合在一起时,土地就隆起变成了山。

[4]居那若罗山是宇宙中心,天地桥梁的说法不是一种纳西族特有的宇宙观。这座山以不同的名字出现在印度教、佛教和苯教的信仰体系中,如须弥山、冈底斯山。由此可以看出纳西族的宇宙观受到了来自印度、中国西藏,以及更直接是收到了苯教文化传播的历史影响,如苯教中的顿巴辛饶和东巴教的丁巴什罗。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得,在纳西文化语境中,居那若罗山是有独特意义的。

[5]对纳西族来说,母亲的兄弟被认为有优先要求姐妹的女儿嫁给他的儿子的权利——这是一个延迟性的交换系统(父系交表)。在神话中,这种权利也是优先的,而且可以要求赔偿。

[6]Graham,D.C.1961."Folk Riligion inSouthwest China".Smithsonian Misc. Coll.,vol.142,no.2,Washiongton,D.C.pp.84-88.

[7]Levi-Strauss,C.1963."The StructuralStudy of Myth".In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New York:Basic Books,pp.206-231.通过与笔者沟通,笔者对此的解释是:列维.斯特劳斯所表达的意思是这样的,世界上许多神话中都说人是“天生的”,作为祖先他是男的或女的,但是实际上人类必须依靠父亲和母亲才能出生。——译者注。

[8]Rock,J.F.1963.A Na-khi-EnglishEncyclopedic Dictionary.Rma: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Serie Orientale Roma,28).pp.494.

[9]Mckhann,C,2003.SacradTrails:Genealogical Mapping and Creation of Historical Space Among the Xaxi ofSouthwest China.Histoire et Anthropologie Asies 2:29-47.

[10]Wellens,K.2006.Consecrating the PremiHouse :Ritual,Community and the State in the Borderlands of EastTibet.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Oslo.pp.165-170.

[11]彝族的神话中假定了一个起源的点在滇川黔边界上,三队兄弟朝不同方向迁徙形成了彝族的群体。可参见:Wu Jingzhong 2001."Nzymo as Seen in Some Yi Classical Books."InS.Harrell(ed),Perspectives on the Yi of Southwest China .Berkeley:University ofCalifonia Press,pp.35-48。云南西部的尼苏彝的祖先之路指向的北方到达了昆明以及更远的地方。可参加 Li Yongxiang.2001."The Cold Funeral of the Nisu Yi"in S.Harrell(ed),Perspectives on the Yi of southwest of Califonia Press,pp.135-143。一些彝的群体认为有三条路,但只有中间的一条可以通往祖先的故居地。笔者也曾听说彝族诺苏社会里的三条祖先之路是与不同的“等级”相关的。

[12]除了死者留在祖先故居地的理解外,还会有每年的仪式来“召回”祖先,让祖先接受他们的后代供奉的祭品,还会有死者的灵魂不满意的几个原因——通常是没有收到足够的祭祀品,或者是他们的死亡是一个不吉利的死亡(比如自杀、死在家外面)——于是泄怒于活人。前者是与汉族的祖先崇拜,包括祖先的牌位和坟墓的位置(灶台和院子是纳西族祭祀祖先的场所)等相呼应,后者与汉族(和佛教)的观点——认为不洁净的精灵将变成“饿死鬼”相对应。有一些则不一样,如纳西族传统是火葬,所以对于尸体缺乏关注,只有在过去的两百年间,才有了汉族的“风水”的观念——而且祖先接受供奉是通过一种特殊的“途径”来实现的。

[13]17 世纪五世达赖喇嘛的格鲁派取得主导之前,纳西族地区受到佛教传播和影响是非常弱的。

[14]东巴把地理阶段看作不同的祖辈迁徙的代表,但是实际上每一个地名都是非常接近的,不太可能是每一代的代表。靠近现在的居住地就是特别真实的地方,比如,迁徙路线上最开始的地名。

[15]1996 年,笔者与一个 74 岁的老东巴一起经历了一个月的旅程,去到了纳西族分布的北部(这里是所有祖先之路最终会合的地方),老东巴几次说他记住我们路过的地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久之后,他们将再次回到这些地方。



[16]Rock J.F.1955.The Zhi ma Funeral Ceremony of the Na-khi of Southwest Chian.Studia Instituti Anthropos,vol.9.pp.198.

[17]笔者归类整理的材料,可参见 RockJ.F.1955.The Zhi ma Funeral Ceremony of the Na-khi of Southwest Chian.Studia InstitutiAnthropos,vol.9.pp.195-196.

[18]可参见 Guo da lie and Hezhiwu,1994.Naxizu shi.Chengdu :Sichuan Nationalities Press.p.54;Zhaochenxu,C.Q.Wang,J.C.Liu.1980.Yongning Naxizu de Azhu Hunyin he MuxiJiating.Shanghai People's Press.p.32;Yan Ruxian and Z.L.Song.1983.YongningNaxizu de Muxi zhi.Kunming:Yunnan People's Press.p.32.

[19]可参见 Rock.J.F.1963.ANa-khi-English Encyclopedic Dictionary.Rma:In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Estremo Oriente (Serie Orientale Roma,28).pp.342 ; Jackson,A.1979.Na-khiReligion.The Hague:Mouton.p.95.

[20]可参见: Li-Lin-tsan.1970.MosuoZude Gushi.Asian Folklore and Soscial Life Monography .vol.3.Taipei: Dongfang wenhuagong ying she.pp.187; Guo da lie and He zhiwu,1994.Naxizu shi.Chengdu :SichuanNationalities Press.p.52-56.

[21] Rock.J.F.1972.A Na-khi-EnglishEncyclopedic Dictionary.Rma:In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Serie Orientale Roma,28).pp.202.

[22]Shih Chuan-kang .1992.The Yongningmoso.Ph.D.Dissertation,Stanford University.p.103.

[23]Zhan Chenxu,C.Q.Wang,J.C.Liu1980.Yongning naxizu de azhu hunyin he muxi jiating .Shanghai People'sPress.pp.30-31.

[24] Yan Ruxian and Z.L.Song.1983.YongningNaxizu de Muxi zhi.Kunming:Yunnan People's Press.p.31-32.

[25]可参见 ZhanChenxu,C.Q.Wang,J.C.Liu 1980.Yongning naxizu de azhu hunyin he muxi jiating.Shanghai People's Press.pp.32; McKhann.C.1992.Fleshing Out the Bones:Kinship and Cosmology in NaqxiReligion .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pp.283-288.

[26] 鹰背村是化名。

[27] 当然他们可能也不是这里最初的居民,这里可能有西番(普米或康巴藏族)。

[28]尽管我们参加的婚礼与今天丽江盆地内可以看到的相比还是“传统”的,但已经有了一下明显的佛教的元素,这可能是鹰背纳西与周边的西番/普米和康巴藏族接触交流的结果。在1949年以前的最后300年,鹰背是在木里土司的管辖下,是在西藏佛教政治下的西番/普米。其西部和北部是康巴藏人的政权,也是类似的管理方式。

[29]这个休息的平台被称为“哥古鲁”(ggeqgv l e),从一个角落竖起天柱(meeldv),它支撑着中央屋顶的梁。一个核心的天柱就是居那若罗山。天柱在纳西家屋仪式中供奉大量的祭祀品。象征地,这个地方也被看成是新生儿从天堂下来的地方,人死后就要从这里爬上去。

本文选自《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25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6月。

原文收录于 Toni Huber and Stuart Blackburn,2012,Origins and Migriations in the Extended Eastern Himalayas,Leiden,Boston.pp.275-298.

【作者简介】

Charles F. Mckhann(孟彻理),美国惠特曼学院人类学系原主任,人类学家,多次到滇川纳西族地区调查,完成博士论文《骨与肉:纳西族传统建筑空间结构中体现的宇宙观和社会关系》,还致力于中美文化交流。

【译者简介】

李继群,女,纳西族,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专业2016级博士研究生;

和红灿,男,纳西族,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译文来源【纳西话宾】

【漫谈东巴文化】 DONGBA CULTURE

漫谈东巴文化（六）： 拙朴的雕塑

2017-05-11 文化丽江



东巴泥偶

除了我们在之前 5 个部分里讲到的东巴绘画之魅力，东巴文化中的雕塑艺术也是别有特色的。



东巴雕塑有面塑、泥偶、木偶和木雕，近年来还在丽江市玉龙县塔城古墓地发现了反映东巴舞、神鸟蝙蝠、送魂冥马等内容的石雕。泥塑和木雕是从面塑发展而来的。面塑在东巴教中称“多玛”，是用于各种东巴教仪式的献祭供品。早期的面塑是用大麦面混合酥油和水捏制而成，后来也普遍用小麦面制作。有相应供奉给神、精灵和鬼的面塑。面塑的类型有神、神兽、神禽、神明东巴、人、鬼的偶像、神山、各种东巴祭器形状的面塑，如净水瓶等，另外还有祭祀用牲之形状的面塑。面塑一般是一次性的，随用随捏。后来，有的东巴为方便计，用泥捏制这些仪式上必需的“多玛”，这样可以使用多次，于是泥偶应运而生。随着泥偶的产生，木偶也逐渐出现，木偶一般是用来做东巴初学做面偶的仿效模型，有上述“画谱”的相似功能。在数十种东巴教仪式中，要用分别与之配套的众多面偶。在仪式中，象征神灵的面偶放置在神坛上，而象征鬼怪的面偶则放置于布置在地面上的“鬼寨”中。有的面塑和泥塑上还有纸旗、树枝等各有具体象征意义的装饰物。



东巴教仪式上的面偶祭物



面塑呈本色，因面粉的特点，捏制出的面塑线条柔和，视之有温软之感。泥塑较之面塑线条比较刚劲，其色泽和质感都给人一种古朴粗犷的印象。发展到木雕，其轮廓、线条都显得更有力度。上述三种形式都注重刻画头部和面部，身体四肢不加细致刻画，多为坐状。



东巴木偶

东巴面塑、泥塑和木雕作品中最值得称道的是那些神和神人同格体的偶像，作者造型时并不注重去刻画外形细部的逼真酷似，而是用整体写意的手法，如眼睛就是看似随意性的两个洞，嘴巴的轮廓也只是微张的一条开口，从局部看显得十分简单。但如果从整体看，整个造型给人一种活泼的表情神态，透出一种内在的生命精神。我曾观察过东巴制作面偶和泥偶的过程，他们在制作时是那样意态悠然，从容安祥，手指的动作十分麻利快捷，挥洒自如，并不精雕细琢。十指迅捷动作之间，一个偶像旋即产生，完全是了然于心，一气呵成。它具有单纯明快的审美特点，单纯的符号效应又与作者审美心境的单纯朴实有密切联系。



东巴木偶

这些神灵偶像的造型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自然浑朴，神态天真憨稚，普通平和，使人感到十分亲切，全无有些宗教中的神灵那种道貌岸然、威严神圣、高高在上的使人畏惧感，有的还呈现出一种滑稽的意味，极有“稚趣”与谐谑之美，使人观之忍俊不禁，莞尔而笑。这些偶像的世俗生活气息十分浓郁，造型也完全是照着山民村夫那种纯朴的气质格调创造而成的。当你面对着这种种神灵时，很少产生那种面对端然正襟危坐，高不可攀的“圣灵”产生的敬畏感和遥远的心灵距离，只觉得是面对着一群活生生的普通人，可与之同乐共欢，嘻笑言谈。这种艺术风格和审美情调是与东巴教的性质分不开的。通过这些神灵的形象，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东巴教浓重的人间味和民俗味。

作者：杨福泉
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
云南纳西学会会长
云南大学博士导师
图片来源于网络

【社团活动】SOCIAL SCIENCE ACTIVITIES

北京市社科联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召开六届五次全委会

三月十八日上午，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召开六届五次全委会。会议对落实习近平主席对哲学社会科学将要进一步发展进行了部署。姚进秘书长代表我促进会列席会议。





社科联【概览】ADCA 工作回顾

(仅供内部交流)

北京市社科联所属社会组织
2018年活动概览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BEIJING FEDERATION OF SOCIAL SCIENCE CIRCLES

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

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批准号: 12&ZD234)“世界记忆遗产”——东巴经典文献数字化国际共享平台建设研究》, 历经五年的项目研究, 于2018年2月由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批准结题(结题证书号: 2018&J021)。

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成果发布

在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致力于东巴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三十多年不懈努力的的基础上, 促进会联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和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等研究机构开展了为期五年的跨学科综合研究, 以构建东巴经典文献数字化国际共享平台的方式, 保护、传承并在世界范围内共享了这一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成果发布会于2018年3月11日在北京成功举办。

项目主要完成单位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张旭会长, 作为项目课题一组负责人发表对东巴古籍的调研、数字采集、释读、翻译、编目以及国际学术研究成果报告, 认为通过五年来的调研和翻译、法、德、美、瑞典等东巴古籍版本, 证明东巴文化的国际学术研究在一百多年前就在西方世界的不同领域形成了一个开放式的探索渠道, 西方学者的早期研究, 历史性地阐释了东巴古籍在国际学术史上的地位, 也证实了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对于抢救性释读更多的收藏在世界各国的东巴古籍以及对其进行国际学术研究的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研究创建“世界记忆遗产”东巴古籍数字化国际共享平台, 将这一世界文化史上独有的东巴文化在当今社会借助高科技手段继续传承下去, 这看似离我们现实生活非常遥远的古代文明的遗存, 是我们探索未来的知识动力, 极大的提升了我们中国文化的自信。

促进会聘请的项目组纳西族专家撰写的学术研究专著《神秘的纳西东巴文》于2018年9月问世, 为整个东巴文化研究领域独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 是本次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最终重要学术成果之一, 已经由大英图书馆等世界各国档案机构珍藏。

二、国际研究学术论文集获社科联重点学术活动资助

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组织出版《“世界记忆遗产”东巴古籍国际研究学术论文集》, 展示了该促进会持续四年从事社科联资助的重点学术项目《国际东巴经典文献数字化研究》, 坚持不懈地在国内外奔走呼吁, 寻踪调研纳西东巴经典古籍, 与国外收藏机构展开持续的沟通并取得突破性进展, 实施了对东巴古籍国际馆藏数字化探索的一个漫长的实践过程, 为抢救和深入研究东巴文化奉献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

该学术论文集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2&ZD234)和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社会组织重点资助项目的代表性学术研究成果。论文集的作者们以促进会为主体, 均为多年从事东巴文化研究的国内外专家, 其中阐述了促进会项目团队对国内外档案机构的东巴古籍版本进行的历年调研、国际合作与研究; 展现了在国际著名图书馆、博物馆的关

北京市社科联所属社会组织 2018 年活动概览

项目主要完成单位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张旭会长, 作为项目课题一组负责人发表对东巴古籍的调研、数字采集、释读、翻译、编目以及国际学术研究成果报告, 认为通过五年来的调研和翻译、法、德、美、瑞典等东巴古籍版本, 证明东巴文化的国际学术研究在一百多年前就在西方世界的不同领域形成了一个开放式的探索渠道, 西方学者的早期研究, 历史性地阐释了东巴古籍在国际学术史上的地位, 也证实了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对于抢救性释读更多的收藏在世界各国的东巴古籍以及对其进行国际学术研究的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研究创建“世界记忆遗产”东巴古籍数字化国际共享平台, 将这一世界文化史上独有的东巴文化在当今社会借助高科技手段继续传承下去, 这看似离我们现实生活非常遥远的古代文明的遗存, 是我们探索未来的知识动力, 极大的提升了我们中国文化的自信。

促进会聘请的项目组纳西族专家撰写的学术研究专著《神秘的纳西东巴文》于2018年9月问世, 为整个东巴文化研究领域独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 是本次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最终重要学术成果之一, 已经由大英图书馆等世界各国档案机构珍藏。

二、国际研究学术论文集获社科联重点学术活动资助

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组织出版《“世界记忆遗产”东巴古籍国际研究学术论文集》, 展示了该促进会持续四年从事社科联资助的重点学术项目《国际东巴经典文献数字化研究》, 坚持不懈地在国内外奔走呼吁, 寻踪调研纳西东巴经典古籍, 与国外收藏机构展开持续的沟通并取得突破性进展, 实施了对东巴古籍国际馆藏数字化探索的一个漫长的实践过程, 为抢救和深入研究东巴文化奉献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

该学术论文集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2&ZD234)和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社会组织重点资助项目的代表性学术研究成果。论文集的作者们以促进会为主体, 均为多年从事东巴文化研究的国内外专家, 其中阐述了促进会项目团队对国内外档案机构的东巴古籍版本进行的历年调研、国际合作与研究; 展现了在国际著名图书馆、博物馆的关

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

荷兰莱顿大学收藏的东巴古籍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增加了新的数字化东巴古籍的重要内容, 成为东巴古籍数字化回归祖国的最新成果。

五、国际合作研究与学术交流

1. 促进会与大英图书馆签署合作研究备忘录

张旭会长代表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组与大英图书馆就合作研究东巴古籍于大英图书馆在丽江东巴古籍馆签署了三年合作备忘录, 目的是在将来继续深入开展对大英图书馆的东巴古籍馆藏的进一步数字化、释读、翻译与编目研究。

2018年2月5日, 大英图书馆中国馆馆长萨拉女士当天在Twitter(推特)上发布的信息中提到: 大英图书馆与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合作发掘研究纳西族古籍的纳西族东巴古籍。其中图片为纳西族东巴祭司在香格里拉白地盐井村译读英国国家图书馆数字化的东巴古籍版本。

2. 促进会与法国巴黎语言文化大学交流合作

2018年6月22日, 促进会拍摄的由老东巴祭司习尚洪和志本(已故)译读法国巴黎语言文化大学图书馆(BULAC)收藏的东巴古籍手稿。

2018年2月19日春节大年初四, 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会员将代表全体会员赴香格里拉藏区的纳西族村寨向纳西族老东巴祭司拜年并致以新年慰问。同行的还有纳西族专家和礼先生。习尚洪老东巴在家中通过手机视频向全体会员拜年, 并祝大家新年吉祥。会员们看到习尚洪的身体很健康都非常欣慰。

右图: 将福与习尚洪东巴、和礼先生在纳西族香格里拉项目村。

2018年新春, 自候和强地代表促进会为生活在深山中的习尚洪老东巴祭司送去衣物和药品, 希望把全体会员们的关心和惦念传递给他和他的家人, 衷心祝愿老东巴身体健康, 能更久长的传承纳西族东巴文化。

促进会全体会员在2018年尽管取得丰富成果, 但项目工作仍然缺乏资金。我们希望在2019年度加强筹集经费的能力, 为抢救、保护与研究东巴文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六、前往香格里拉山村 慰问纳西族老东巴

北京市社科联所属社会组织-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 2018 工作总结



【回音壁】



The Echo Wall

国内外各界人士对促进会的评价与感言摘选（2019）

李建平（史学家、原北京市规划办主任）

张旭老师团队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不仅抢救保护了东巴文化遗产，而且影响到世界，对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舞台是有贡献的！

路易斯-邱瑟普 拉蒙内达（巴塞罗那世界民族文化博物馆收藏部主任）

你们促进会的工作很有抱负，成果很让人震撼。你们完成了一个非常系统性的艰巨的任务，并已经展开了全面抢救和保护东巴古籍的工作。

方碧辉（中国特级英语教师）

张旭，你从事的是一项国际性学术研究，还全都用英文加以论述及进行口头交流，真是了不起的！你今天已成长为一位学术专家了，你对工作的那种奋进和钻研精神令我实在佩服！你事业的成功是我的骄傲！

你转送我的那本书《神奇的纳西东巴文》可不是一般普通的书，而是多年来用心血研究出来的“东巴文化的巨大成果”！这可是世界记忆遗产的记录，太有价值啦！贡献太大了！今天我大致翻了一下，感到内容和编排都很棒，图文并茂、生动、易懂。特别又加上了英语翻译，蓝伟先生可没少花功夫！我会认真慢慢地看，多多学习，丰富自己的知识，与你们共同分享你们成功的喜悦！

赵崎克（铁路文工团领导）

张旭，初略看了一下你们75页的工作简报，深感震撼。如此国际性、国家级大型抢救少数民族文化的工程能够在你们手里完成，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其道路之艰辛，工程之浩大，对人的意志之考验难以想象。有志者事竟成，对你们所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对这项事业必定产生的深远影响坚信不疑！也对你们在其中起到的核心关键作用和坚韧不拔的精神表示由衷的敬佩！

工作背后有你们巨大的付出和百倍的辛劳。我们这个年纪都开始颐养天年了，你还在拼命的干，敬佩之极。

余晓薇（律师）

你们的工作真的不容易。不过你很勇敢，很执著的追求自己深信不疑的使命！敬佩你，敬佩姚进。祝你们和促进会团队磨练成功！

你们真辛苦！国内国外的跑！你们真是用生命去保护守护宣传弘扬东巴文化啊！衷心祝愿你的书早日出版。也为你和白枫为东巴文化的传承所做的一切深深敬佩。

管儒生（法国独立制片人）

我希望您们能继续努力寻找和收集到你们所能找到的所有纳西族东巴手稿，尽快将其数字化，并在最后的东巴祭师的帮助下进行释读和翻译。



吴建华 (工程师)

@塔尤拉姆 ,非常佩服你们的工作,你们正在做着一项世界性的人类文化遗产的抢救工作。致敬。这才是真正的文化意义。

徐 宁 (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专家)

@塔尤拉姆 真棒! 你们从事的这项文化抢救和保护工作真是挺伟大,挺有意义的。

张 蓝 (美国英语教师)

@塔尤拉姆 你们为保护继承祖国的东巴文化极尽所能,颇有成效,令人钦佩! 致敬一步一个脚印的不懈努力和成果!!

李 昱 (影视人)

@塔尤拉姆 敬佩学姐的博大精深和脚踏实地的默默坚持! 娱乐圈的喧嚣与繁华留不住你的横溢才华,你们倾情拯救的东巴文化,必将成为世界的永恒!

梁 红 (新西兰华侨)

@塔尤拉姆 向东巴文化的贡献者致敬! 祝你们工作顺利! 多保重!

庄飙 班多 (艺术工作者)

您们保护传承东巴文化功德无量! 一直在看您们送我们的书,真是太宝贵难得的资料了! 再次感谢您们。另外,想跟您们说如果以后的工作中需要义工帮助您们通知我们,无论在哪里干什么只要我们力所能及,我们都非常非常愿意能够为保护记录传播东巴文化尽我们的一点点力量!

叶 凡 (军医)

向坚守精神家园的张旭和团队致敬,多多保重!

谢安立 (美籍华侨)

@塔尤拉姆 你们一步一个台阶。每上一个台阶都要 celebrate (庆贺) 一下。

苑 康 (原创新企业高管)

@塔尤拉姆 你们在做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祝福你们。

顾洪洪 (新华社前资深记者)

@塔尤拉姆 为了东巴文化传承,共同努力!

陈小乔(摄影师)

张旭和团队为保护继承祖国的东巴文化极尽所能,颇有成效,令人钦佩! 张旭也是目前我们班中依然努力工作的同学之一,令人尊敬! 但也要注意劳逸结合。

蔡也平 (科研人员)

@塔尤拉姆 为你们点赞! 祝你们一切顺利!

张 强 (公司高管)

你们挽救东巴文化遗产的事情真的是造福人类的事业,你们一直能坚持走这条路,真佩服你们。

赵方菊(医生)

@塔尤拉姆 你们太棒了! 对文化的奉献最伟大! 我只能在北京喊加油啦! 加油!

ADCA 致 2020 年新春问候



祝全体会员和朋友们 2020 新春快乐!

Happy Chinese New year to all Members & friends!



北京东巴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



Beijing Association of Dongba Culture and Arts

(ADCA)